



光緒戊申余守四明得此本藍格棉紙



鈔同時得翁茨新書經其別真缺前三卷及末八卷從武林丁氏

八千卷室鈔配補完間有缺字与此本畧同卷首不載

奉序法送吳興陸氏麗宇樓藏書志錄補是書久無刊

本諸藏書家多出傳鈔止頗罕觀文淵閣所著錄未

知視此何如余携之行篋在耳十年頃始付工整裝回

憶舊游渺如真影陸氏所藏既既落東瀛丁氏若本歸江

南圖書館幸尚無恙范氏閣中故物前歲為人誘售三百

年世守一旦埽地無餘浙東西文獻盡矣世爰滄桑縹緲

之厄雖較輕於前代而零烟過眼聚散無常吾輩一

辨片甲史案之道哉戊午除夕後居士記



職官之書尚矣前世士大夫所著如漢官儀魏官儀唐六典之類幾廿家而附見於類書中者如御覽通典會要之類又十餘家咸平中華陰楊侃始採諸家之書次為職林凡廿卷號稱精博而斷自五代以前不及本朝之事元豐中朝廷刺六典之文傳有司之義建文昌之府立寄祿之格制度炳然一新可謂甚盛之舉也而因時撰次尚尠其人富春孫彥同雅意斯事間因暇日取職林而廣之具載新制而又增門目之亡缺補事實之遺漏凡五十卷號職官分紀而古今之事於是備焉或曰君子之學當志其遠者大者楊氏之書澈精神於名物固已惑矣孫氏又從而廣之不亦大惑與余竊以為不然何則昔九方臯知

千里之馬而不知牝牡驪黃以臯為善觀天機則可使臯為天子諸侯之有司則憊矣此其所以為黃老家之言也儒者則異於是不以內廢外不以精忘粗故上達天機之妙而下堪天子諸侯之有司之責紀官之事仲尼嘗學於邾子矣何獨於二子而疑之彥同嗜學好古晚而不衰有志士也讀其書可以知其為人元祐七年六月望日祕書省校對黃本舊籍高郵秦觀敘

職官分紀目錄
卷第一
歷代總敘
卷第二
三公三師
尚父
太師
太保
太尉
司空
太宰

職官分紀目錄

卷第一

歷代總敘

卷第二

三公三師

尚父

太師

太保

太尉

司空

三老五更

四輔

太傅

三少

司徒

太宰



大司馬

卷第三

相國

中書門下

平章事

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卷第四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同中書門下三品

同東西臺三品

同鳳閣鸞臺三品

紫微黃門三品

平章軍國重事

知軍國大事

同知軍國大事

參決軍國大事

同議軍國大事

卷第五

參知政事

掌機密

專領機密
專典機密

參掌機密

參朝密

參綜朝權
參綜朝政

毗贊朝政

參掌朝政

參預朝政

掌機務

同掌機務
參知機務

使相開府儀同三司

總三師三公宰相官屬

司直
掾屬

長史

諮議參軍
從事中郎

記室參軍

主簿

舍人

祭酒諸參軍

卷第六

門下省

侍中 納言

侍郎 黃門 東臺

給事中 三公車馬監 左散騎常侍

中常侍 通直散騎常侍

員外散騎常侍 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 員外散騎侍郎

左諫議大夫 起居郎

左司諫 補闕 左正言 拾遺

諫院

卷第七

中書省

令 監右相內史令 紫微令

侍郎

右散騎常侍 見門下省

舍人

知制誥院 右諫議大夫 見門下省

起居舍人 見門下省 起居郎

舍人院

直舍人院 右司諫 補闕

右正言 拾遺 通事舍人

主書 主事

令史 書令史

卷第八

尚書省

錄尚書事

尚書令

左右僕射

八座

左右丞

左右司郎中員外郎

尚書郎

都事

主事

令史書令史

亭長掌故

行臺省

卷第九

列曹尚書

吏部尚書

侍郎

吏部郎

郎中

員外郎

流內銓

格式司

南曹

流外銓

官誥院

甲庫

司封郎中

員外郎

司勳郎中

員外郎

考功郎中

員外郎

戶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度支郎中

員外郎

金部郎中

員外郎

倉部郎中

員外郎

卷第十

禮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貢院

權知貢舉

祠部郎中

員外郎

主客郎中

員外郎

膳部郎中

員外郎

兵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職方郎中

員外郎

駕部郎中

員外郎

庫部郎中

員外郎

卷第十一

刑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都官郎中

員外郎

比部郎中

員外郎

司門郎中

員外郎

卷第十二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七田郎中

員外郎

虞部郎中

員外郎

水部郎中

員外郎

卷第十二

樞密院

使

副使

知院事同知

簽書院事同簽書

權發遣院事

都承旨

承旨
副承旨

副都承旨

逐房副承旨

諸房副承旨

制置兵馬司

主事

令史

編修條例

檢詳官

編修條例

宣徽使

南院使
北院使

卷第十三

三司

使

副使

鹽鐵使副使

度支使副使

戶部使副使

判官

推官巡官

推勘官

勾當公事官

三部子司

勾院

都磨勘司

理欠司

憑由司

開拆司

河渠司

提舉帳勾磨勘司

三部諸司屬吏

孔目院都監

孔目官

衛司

卷第十四

御史臺

大夫

侍御史

知雜事

殿中侍御史

中丞

治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監察御史裏行
檢校御史

督軍御史

節符御史

防禁御史

主簿

推直官推勘官

三京留司御史臺

理檢使

登聞鼓

登聞檢院

卷第十五

翰林學士院

承旨

重見

學士

重見

直學士院

直翰林院

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

侍讀

侍講

侍書

侍詔

端明殿學士

觀文殿大學士

學士

樞密直學士

資政殿大學士

學士

龍圖閣學士

直學士

待制

直龍圖閣

天章閣學士

直學士

待制

侍讀 崇政殿說書

寶文閣學士

直學士

待制

崇文院

檢討

校書

昭文殿大學士

學士

直昭文殿

總史官

史館

監修國史

史館修撰

直史館

史館勘書

史館編修

史館校勘

史館檢討

史館祇候

集賢院大學士

學士

修撰

直集賢院

集賢校理

待制

祕閣

直祕閣

祕閣校理

典書楷書 附見

寫御書 附見

勾當三館祕閣官 附見

館閣校勘

卷第十六

祕書省

監

丞少監

丞

印

校書郎

正字

著作郎

著作佐郎

卷第十七

太史局

正

令

丞直長

五官正

保章正 監候

靈臺郎

挈壺正

卷第十八

總敘卿

太常寺

卿

少卿

丞

博士

主簿

太祝

奉禮郎

協律郎

郊社令

太樂令

鼓吹令

太醫令

太醫丞

禮院

宗正寺

少卿

丞

主簿

修玉牒官

太廟令

陵令

光祿寺

少卿

丞

主簿

大官令

卷第十九

衛尉

少卿

丞

主簿

公車令

守宮令

太僕

少卿

丞

主簿

乘黃令

典廐令

車府令

群牧司

制置使

同制置使

群牧使

同群牧使

副使

都監

判官

左右驥驥院
左右天駟監
左右天廐坊

牧養上下監
諸州監務
河南府洛陽監

大名府大名三監
洺州廣平二監
衛州淇水二監

鄭州原武監
同州沙苑二監
相州安陽監

澶州鎮甯監
滑州靈昌監
邢州安國監

鄆州東平監
中牟縣滙澤監
許州單鎮監

大同州病馬監
備馬司
乳酪院

大理

廷尉
卿判寺尉
少卿

正
監
丞

司直
評事
主簿

卷第二十

鴻臚

卿
少卿
丞

主簿

司農

卿
少卿
丞

主簿
上林苑令
太倉令

籍田令
廩犧令
導官令

平準令
撰官令

太府

卿

少卿

丞

主簿

市令

左右藏令

常平令

卷第二十一

國子監

祭酒

司業

丞

國子博士

大學五經四門

國子四門助教

太

直講

說書

主簿

武學博士

律學博士

書學博士

算學博士

都講

卷第二十二

少府監

監

丞

主簿

尚方令

符節令

將作監

監

丞

主簿

卷第二十三

軍器監

監

丞

主簿

都水監

使者

丞

主簿

卷第二十四

殿中監

監

少監

丞

尚衣奉御

卷第二十五

內官

三妃

六儀

美人

才人

宮官

六尚

六司

六典

卷第二十六

內侍省

入內侍省都知都知

都知

副都知

押班

內掌侍

見門下有中常侍下

內東西頭供奉官

殿頭

高班

黃門

祇候殿頭

祇候高品

祇候高班內品

祇候內品

祇候小內品

貼祇候內品

入內內品

把門內品

後苑內品

以上附見

內侍省左右班都都知

左右班都知

副都知

押班

東西殿頭供奉官

殿頭

高品

高班

黃門

祇候高品內品

祇候內品

貼祇候內品

內品

後苑內品

後苑勾當內品

後苑散內品

北班內品

散內品

寄班供奉侍禁

殿直奉職

元豐諸兩省內臣諸級

總中官

大長秋

中尉

謁者

允從僕射

卷第二十七

太子六傅

太師

太傅

太保

少師

少傅

少保

賓客

中書

太子詹事府

詹事

少詹事

司直

卷第二十八

太子左春坊

左庶子 中庶子

中允

司議郎

左諭德

左贊善大夫

崇文館學士 校書

司經局洗馬

文學 校書正字

侍讀

侍讀

伴讀 說書

典膳局典膳郎 丞

藥藏局藥郎

內直局內直郎

典設局典設郎

宮門局宮門郎 門大夫

太子右春坊

右庶子

中舍人

舍人

右諭德

右贊善大夫

通事舍人

太子內房

典內

太子內官

司閤

掌正 女史

掌書

掌筵

司則

掌嚴

掌縫

掌藏

司饌

掌食

掌醫

掌園

卷第二十九

太子家令寺

家令丞簿

食官署令丞

典倉署令丞

司藏署令丞

太子率更寺

太子令丞簿

太子僕寺

僕丞簿

廐牧署令丞

卷第三十

太子左右衛率府

前後中附

率副率

長史

錄事參軍事

倉曹兵曹

左右府親府勳府翊府

中郎將

左右郎將

錄事參軍事

兵曹

太子左右司禦率府

率副率

長史

錄事參軍事

倉曹兵曹

太子左右清道率府

率副率

長史

錄事參軍事

兵曹

太子左右內率府

率副率

長史

錄事參軍事

兵曹

太孫屬官

卷第三十一

諸侯王

卷第三十二

卷諸侯王僚屬

總僚屬

卷宗師

傳

相

大賓友

長史

司馬

文學

功曹

郎中令

中尉

常侍

國侍郎

大上將軍

翊善

記室

大侍讀

侍講

伴讀

說書

教授

侍教

公主邑司馬官

令丞

錄事

大宗正司

知宗正司事 同知宗正司事
同管勾宗正司事

丞

卷第三十三

總將軍

大將軍

上大將軍
上將軍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

衛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

中軍將軍

鎮軍將軍

撫軍將軍

四征將軍

四鎮將軍

四安將軍

四平將軍

中將軍

偏將軍

裨將軍

軍府官屬

掾屬

祭酒

功曹

主簿

參軍

記室

給事中郎

舍人

令史

卷第三十四

雜號

輔國將軍

冠軍將軍

游擊將軍

龍驤將軍

驍騎將軍

建武將軍

奮威將軍

振威將軍

振武將軍

奮武將軍

揚威將軍

建武將軍

伏波將軍

虎威將軍

破虜將軍

揚武將軍

征虜將軍

輔漢將軍

厲威將軍

盪魏將軍

盪寇將軍

鷹揚將軍

牙門將軍

破羌將軍

材官將軍

折衝將軍

虎牙將軍

戈船將軍

度遼將軍

下瀨將軍

橫野將軍

大樹將軍

漢忠將軍

討虜將軍

甯朔將軍

建義將軍

刺姦將軍

輔威將軍

揚化將軍

都護將軍

立義將軍

中堅將軍

討逆將軍

輔武將軍

積射將軍

積弩將軍

彊弩將軍

殿中將軍

負外將軍

朱衣將軍

直閣將軍

直寢將軍

直後將軍

直齋將軍

卷第三十五軍

五善將軍

中望將軍

諸衛將軍

陳友將軍

林山將軍

左右衛將軍

管隊左右驍騎衛將軍

左右武衛將軍

大將軍左右威衛將軍

左右領軍衛將軍

中領軍候

左右金吾衛將軍

中尉執金吾
武候武庫令

左右監門衛將軍

左右千牛衛將軍

六軍諸衛

左右羽林軍

左右龍武軍

左右神武軍

左右神策軍

天策上將軍

侍衛親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

侍衛親軍馬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

侍衛親軍步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

殿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

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 勾當官

馬步軍總管副總管 兵馬總管副總管

都鈐轄鈐轄 將官

都監監押軍 都巡檢使巡檢使巡檢

提舉兵甲巡檢公事 走馬承受公事

卷第三十六

三署郎官

議郎 中郎 侍郎

郎中令 中郎將 五官中郎將

左中郎將 右中郎將 虎賁中郎將

東西南北中郎將 雜中郎將 匈奴武衛 司金典農

三都尉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騎都尉

奉朝請

諸都尉

主爵都尉 都都尉 屬國 關都尉

邊都尉 積弩都尉 治粟都尉

司金都尉 撫金都尉 武衛都尉

卷第三十七

司隸校尉

城門校尉

中壘校尉

屯騎校尉

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

胡騎校尉

射聲校尉

虎賁校尉

戊己校尉

護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協律校尉

南蠻西戎南夷校尉

諸府羽林校尉

粟姚校尉

典農校尉

司農度支校尉

材官校尉

驍騎校尉

西園八校尉

忠義校尉

懷義校尉

折衝校尉

翊軍校尉

護西域校尉

南蠻校尉

安蠻校尉

西蠻校尉

東宮三校尉

平羌校尉

三巴校尉

建義校尉

武衛校尉

滅賊校尉

卷第三十八

三輔

內史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河南尹

諸府尹

關封府

牧

尹少尹

權知府事

判官推官

司錄參軍

六曹參軍

左右軍巡使判官

左右廂公事所

京留守

判官推官

卷第三十九

都督府

都督

別駕

長史

司馬

錄事參軍事

六曹參軍事

參軍事

市令

文學

醫學

節度使

節度觀察留後

觀察使

防禦使

團練使

節度行軍司馬

節度防禦團練副使

幕職官

節度觀察判官

節度掌書記

觀察支使

節度觀察推官

防禦團練判官

軍事推官

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

卷第四十

總州牧刺史

州牧

刺史

別駕

長史

司馬

治中

主簿

諸從事

中正

卷第四十一

郡太守

知州 知府

總郡佐

郡丞

別駕

通判軍州

長史

司馬

錄事參軍

司功參軍

初曹

司倉參軍

倉曹

司戶參軍

戶曹

司兵參軍

兵曹

司法參軍

士曹

司理參軍

參軍事

行參軍事

文學經學博士

醫博士

中正

五官掾

督郵

主簿

郡尉

卷第四十二

縣令

知縣事

長

總縣佐

丞

主簿

尉

功曹

嗇夫

吏

都史

幹

小史

卒

卷第四十三

都護府

都護

副都護

長史

司馬

錄事參軍

錄事

功曹參軍

倉戶兵

鎮將鎮副

關令丞

津史

卷第四十四

橫行東西大小使臣

內客省使

客省使副使

引進使副使

四方館使

東西上各門使副使
閣門通事舍人閣門祇候

延福宮使

景福殿使

宣慶使

宣政使

昭宣使

皇城使副使

翰林使副使

尚食使副使

御廚使副使

軍器庫使副使

儀鸞使副使

弓器庫使副使

衣庫使副使

東西綾錦院使副使

東西八作坊使副使

牛羊使副使

香藥庫使副使

權易使副使

總毯使副使

鞍轡庫使副使

酒坊使副使

法酒庫使副使

翰林醫官使副使

宮苑使副使

左右騏驎院使副使

內藏庫使副使

左藏庫使副使

東西作坊使副使

莊宅使副使

六宅使副使

文思使副使

內園使副使

洛苑使副使

如京使副使

崇儀使副使

西京左藏庫使副使

西京作坊使副使

東西染院使副使

禮賓院使副使

供館使使副使

帶御器械

內殿承制

內殿崇班

東西頭供奉官

左右侍禁

左右班殿直

三班奉直

三班借職

卷第四十五

大禮五使

譯經潤文使

宮觀使

奉使

國信使

卷第四十六

元帥

都統

監軍

招討使副使

經畧使副使判官

宣撫使副使判官

安撫使副使

都監管
勾官

巡撫使副使

察訪使

採訪使巡察

勸農使

卷第四十七

淮南江浙荆湖路都大發運使副使都監

勾當公事官

三門白波黃河汴河水路發運使判官

催綱撥發輦運

諸路轉運使副使判官

勾當管勾官

諸路提點刑獄公事

提點府界諸縣鎮司

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

勾當公事官

宣慰使

卷第四十八

寄祿官

特進

金紫光祿大夫

銀青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

正議大夫

通議大夫

太中大夫

中大夫

中散大夫

朝議大夫

朝請大夫

朝散大夫

朝奉大夫

朝請郎

朝散郎

朝奉郎

承議郎

奉議郎

通直郎

宣德郎

宣義郎

承事郎

承奉郎

承務郎

卷第四十九

文散官

開府儀同三司

見使相門

特進以下至承務郎

自為寄祿官門

武散官

將軍

將軍

將軍

左驍騎將軍

輔國將軍

鎮國將軍

冠軍將軍

游擊將軍

見將軍及雜
辨將軍門

勳官

上柱國柱國

上護軍護軍

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

上騎都尉騎都尉

驍騎尉

飛騎尉

雲騎尉

武騎尉

功臣

檢校兼官

文武換官

常參官

分司大夫

解官大夫

致仕大夫

負外郎夫

贈官夫

謚號大夫

卷第五十

碑額

官數

官品

總封爵

親戚封

功臣封

辭辟封

婦人封

尊賢繼封

俸祿

以階換現任寄祿

食邑

雜壓

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
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
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
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馬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
然後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於周是也或說司馬主天
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四岳謂四方諸侯自周衰官失
百而職亂戰國並爭各變異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
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王莽篡位
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亂亡故略表舉大分以

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云

後漢百官志漢之初興承繼大亂兵不及載法度草創略依秦
制後嗣因循至景帝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
所改作然而奢廣民用匱乏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
減億計所以補復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
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
遺書所以觀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來事之範殆未有
所窮也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個說較略不究

湖紫

廣注隆此篇其論之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
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
令在理官職於几閣無紀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
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

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中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
郎中張平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為宗正衛尉平子為尚書郎
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書方
作周官解說乃以漢次述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
之功獨不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
略道公卿外內之職旁通四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以知舊制
儀品蓋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為作詁解各隨
其下綴續後事今世施行庶明厥旨廣前後憤盈之念增助來
之覽焉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於王莽
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
為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為百官志臣昭曰本志既久是注曰百官簿令
昭又採異同俱為細字如或相冒兼應注本注尤須凡置官之
分顯故凡是舊注通為大書稱本注曰以表其異也
本及中興所省無因復見者既在漢書百官表不復悉載
晉百官志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獎導民萌裁成庶政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
烏龍居位雲火垂名前史詳之其以上矣黃帝置三公之秩以
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為農正命重黎於天地詔融宜於
水火則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
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凡
厥樞會仰承君命摠及周武下車成康垂則六卿分職二公弘
化成樹司存各題標準苟非其道入弗虛榮貽厥孫謀其固本
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遵嬴舊或隨時適用或因務遷革霸王
之興義在於斯既獲厥安所謂得其時制也四征興於漢代四
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柔遠四平止於喪亂其渡遼凌江輕車

強弩式揚遐外用表考伐興而復毀厥號彌繁及當塗得志尅
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
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揆孫吳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
命氏而無忝舊章世祖武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
冲為太傅王祥為太保司馬望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顛為司
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世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
也若乃成乎棟宇非一枝之勢處乎經綸稱萬夫之敵或牽羊
以叶於夢或垂釣以申其道或空桑以獻其術或操以啟其
心卧龍飛鴻方金擬璧秦奚鄭產楚林晉用斯可曩時之良
其又昭彰者焉宣王既誅曹爽政由己出網羅英俊以備天官

及蘭卿受羈貴公顯戮雖復簇名魏氏而乃心皇晉及文王纂
業初啟晉臺始置上衛有前驅養由之弩及設三部有雄渠飲
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乘茲奮翼猶武王以周之十亂而理殷
民者也是以恭始盡 太康喬柯茂葉來居斯位自大興訖一
建元南金北銑用處茲秩雖未擬乎夔拊龍言天工人代亦畿
庶乎任官惟賢莅事未惟能者也

南齊百官志建官設職興自炎昊方乎隆周之冊表乎盛漢之
書存改回沈備於歷代先賢 學以之雕篆者衆矣若夫胡廣
舊儀 惟簡撮應邵官 殆無遺恨王朗奏議屬霸國之初基
陳矯增曹由軍事而補闕今則有魏氏官儀魚豢中外官名山

濤以意辨人不在位次荀勗欲去事煩唯論并省定制成文本
之晉陵後代承業案為前准肇域官品區別階次蔚宗選簿梗
槩欽明階次詳悉虞通劉寅因荀氏之作矯舊增新今古相校
齊受朱禪事遵常典既有司存無所偏廢其餘散在史注多已
筌拾覽者易知不重述也

後魏百官志百姓不能以自治故立君以司牧元首不可以獨
斷乃命臣以佐之然則安海正國家非一人之力也書契以外
其事蔑聞至於羲軒吳項之間龍火鳥人之職頗可知矣唐虞
六十夏商倍之周過三百是為大備而秦漢魏晉代有加減罷
置盛衰隨時適務且國異政家殊俗設官命職何帝之有帝王

為治禮樂不相沿海內作家物色非一用其由來尚矣魏氏世
居元朔遠統臣屬掌事立司各有號秩及交好南夏頗亦改和
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鳳為古長史許謙為郎中令矣餘官雜
號多同於晉朝建國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常員或王百
數侍直禁中傳宣詔命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儀兒
端嚴機辨才幹者應選又置內使長四人主顧問拾遺應對若
令之侍中散騎常侍也其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馬凡各以
多少稱酋庶長分為南北部復置二部大人以統攝之時常弟
觚監北部子實君監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太祖登國
元年因而不改南北猶置大人對治二部是年置都統長又置

幢將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統長領殿內之兵直王宮幢將員六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外朝大人無常員主受詔命伊始復廢周官還伊漢魏唯以中書為內史侍中為納言自餘庶僚頗有損益場帝嗣位意存建古建官命職率由舊章大業三年始行新令于時三川定鼎萬國朝宗衣冠文物足為壯觀既而以人從欲待下若讎號令日改官名月易尋而南征不復朝廷播遷圖籍注記多從散逸今之存錄者不能詳備焉

唐百官志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辨貴賤叙勞能則品有有爵有勳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羣材治百事其法則精而密其事則簡而

行所以然者由職有常守而位有常員也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其始未嘗不欲立制度明紀綱為萬世法而常至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職業而卒不能復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然是時以員有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莫能徧舉自中世之後盜起兵興又有軍功之官遂不勝其濫

矣故採其剛目條理可為後法及事雖非正後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者著于篇

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然自漢以來位號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祕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僕

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蓋起於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他官居職者猶假他名如故自高宗已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當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

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
四曰戶房五曰禮房分曹以主衆務焉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
一職名官自開元以後常以領他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
之體故時方用兵則為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時急財
用則為鹽鐵轉運使又其甚則為延資庫使至於國史太清宮
之類其名頗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其詳
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
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
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
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召以草制然

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以
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
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院供奉與集賢
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
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
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充其
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祕校書皆得於選入院一歲則
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則居宰
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
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故附列於此云

五代職官志夫官非位無以分貴賤位非品無以定卑高是以
歷代史官咸有所紀皆窮源而討本期與世以作程逮乎唐祚
方隆玄宗在宥採累朝之故事考衆職之遐源申命才臣著成
六典其勳階之等級品秩之重輕則已備載於其中矣故今之
所撰不敢相沿祖述五代之命官以踵百王之垂範或釐革升
降則謹而志之俾後之為天官

職官分紀卷第二

三公 三師

三老五更

尚父

四輔

太師

太傅

太保

三少

太尉

司徒

司空

太宰

大司馬

三公 三師

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

必備惟其人子孔安國曰師天子所師法傳相天子保保安天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

逸禮三公為太師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保

前漢百官表夏商無聞焉周官則備矣太師太傅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師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於堯伊尹之於湯周公召公之於周是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太師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金印紫綬太師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

晉職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并一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為三公及晉受命迄於江左其官相承不替

宋百官志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自太師至太保是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所以訓人主道以德義者相承不置宋書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訓護人主道以德義天子加拜以不臣之禮非其人則闕漢制傅保在三公上號曰上公

南齊百官志太師太保太傅周舊官齊唯置太傅大置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太宰太傅太保太傅司徒司空陳承梁皆循其制官後齊多循後魏置太宰太

傳太保是為三師擬古上公非勲德崇者不居次有大司馬大將軍是為二大並典司武事次置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三師二大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閣設內屏三師二大置佐史則同太尉周太祖命尚書令盧辨遠師周之建職置三公三孤以為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隋高祖既命受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多依前名代之法置三師三公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後齊置府僚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其位多曠皆攝行事尋省府及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於臺閣及煬帝即位廢三師官

唐百官志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皆正一品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無其人則闕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親王拜者不親事祭祀闕則攝隋廢貞觀十一年復置與三公皆不設官屬自高宗已後為宰相者必

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師三公中書令則否唐書太宗手詔曰朕觀前代明王聖主曷常無師傅哉况朕鍾百家之末智不周物其無師傅何以正朕之不逮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依古道置三師官

六典三師詩導之官也其名即周之三公漢哀平間始尊師傅之位在三公上謂之上公明雖天子必有所師其後或置或廢

太抵無所統職至後魏特稱三師以正其名然非道崇重則不居其位無其人則闕之故近代多以為贈官皇朝因之其或親王拜者但存其名爾三公論道之官也蓋以佐天子理陰陽平郡國無所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其名然周已來代存其任自隋文帝罷三公府寮皇朝因之其或親王拜者亦但存其名位爾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師傅之官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三公置府寮魏晉江左皆然後魏太師太傅太保尊號曰三師後周又為三公隋氏又為三師皇朝因之又漢制三公府分部九卿獻帝建安十三年省三公官置丞相隋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正一品置府寮置公則尚書省上皇因之武德初秦王兼之永徽中長孫無忌為之其後親王拜三公者不視事祭祀則攝者行焉

五代職官志後唐清泰二年制以前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

平章事馮道為守司空時議者曰非自親王不常置於宰臣為加官無單置者道在相位時帶司空及罷鎮未命議者不繼故事率意行之及制出言議紛然或云便可總中書門下事或云須策拜開府就及列無故事及不就朝堂叙班臺官兩省入就列方入宰臣退踵後先退劉的又以罷相為僕射出入就列一與馮道同議者非之及晉天福中以李鏐為司徒周廣順初以竇正固為司徒蘇禹珪為司徒遂以為列議者不復有云國朝治平二年詔自今皇子及宗室卑屬除檢校師傅官者隨其遷叙序改授三公仍俟加恩改授平王中令其餘自太元祐令諸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春明

春明退朝錄國朝歷三師三公者太祖即位天雄節度符魏
王彥卿自守太尉為太師定難節度西平王李中令彝興自太
傅為太尉荆南節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太保為太傅
太尉舊在三師之下繇唐以來以上公為重李光弼自司空為
太尉薨贈太保郭子儀自司徒為太尉薨贈太師李德裕自司
徒為太尉皆超以拜李載義自司徒為太保王智興自司徒為
太尉傅二人卒俱贈太尉是以上公寵待宗臣餘雖有功可遷
保傅而掌武之尊不可得也五代至國初節度皆自檢校太傅
遷太尉太尉遷太師然無升秩明文
賈黯在翰林建言皇子不當為檢校師傅乃詔止除檢校太尉

爭臣謂三公及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三公尚書太傅古
每一公三卿三公及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三公尚書太傅古
九卿三公及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三公尚書太傅古
大夫刺幽王也三槐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內與王論道地
事大夫莫肯夙夜三槐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內與王論道地
鄉老注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一命衮禮王制曰
外與六卿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卿焉一命衮禮王制曰
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衮龍與
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也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有日月
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獄成參聽又曰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
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獄成參聽又曰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
後制如喉在咽以理舌語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
刑如喉在咽以理舌語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
為天之舌主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天子之相公羊隱
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天子之相公九年
天子三公稱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又五年天子之相則何以
二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上賢荀子君道曰上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總方而議又

霸三公總方而議則百寮之率萬民之表漢詔曰夫三公者百
天子共已而已矣通經術知大禮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
未曲影者也梁王所欲殺夫臣十餘人皆通經術吏往治
得曲影者也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
禮來還至霸昌廐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曰
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獨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
詭之屬為之爾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
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
禮不可以為三公友左右近號稱萬石前漢百官公卿表注漢
臣少見之為人如從管闕天也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
五月各三百天子改容而禮之賈誼曰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
所謂伯父起白屋吾正壽王今日三公有司或窮巷由於赫三
伯舅也起白屋裂地而封者此議公孫弘也於赫三
事匪俊匪作韋玄成詩三事三公之謂也腹心策危師丹曰夫
心也輔善相過臣率鼎足承君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
百寮和合天下也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

則覆亂丞相獨兼武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
美實也承相獨兼武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
各有分職今未改其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
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
任分職授政分職授政以考功效二上應台階下同元首後漢
以考功效二上應台階下同元首郎顛漢
傳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注春秋元命苞曰魁下六星兩
而比曰三台漢書昔義曰奉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
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
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伯股
肱言上公上象天之三府郎顛拜章曰選舉牧守委天地災變
台階下與人同君體三府任三府注三府三公也
皆免後漢本制曰蝕星流及大雨雹等災變者唯免太尉自徐
例鼎象顯宗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寶鼎詔曰鼎司楊秉曰三公
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鼎司無所不
統明紂非法章帝二年詔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謠言奏事邕
上疏曰五年制書令三公諶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注
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

也登槐鼎之任光武尤信識言以王梁孫咸上則台階下象山

岳劉愷傳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協和陰陽

調訓五品上台輔之任實和陰陽李固曰臣聞台輔去大明佑

奏宜令三公去大明課朱浮論曰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

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股肱崔實政論曰三公在公台二十餘年

謝承後漢書胡廣在公臺二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憂每遜

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之事與故吏陳不敢

著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先佩印綬黃憲同陳蕃為三公臨朝嘆曰食不過一肉脫粟

飯荀悅漢一紀荀爽為二公累世三公續漢書楊彪字文先博覽

太尉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三公崔環見一黃雀為鵠臬所搏

敢復為魏臣乃稱脚學不復行

墜樹下又為螻蟻所困寶之取致中箱中養之唯食黃花百

餘日毛羽咸放之朝去暮還後或與群雀俱來哀鳴遶空數

日乃去爾後二更寶讀書未卧當使南海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

母使臣為鵠臬搏賴君拯濟今當使南海童子不得復住以白環四

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登三公辭去遂絕延入講論得失魏

寶生震震生粟粟生賜賜生彪四世為三公延入講論得失初魏

三公無事希預朝政高柔上疏曰公輔之臣國之棟梁古者刑

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

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載輿上殿魏志太傅鍾繇有

可特延入講論得失文帝嘉納焉

太尉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領兵入見交戟

責非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

又頸又舊制三公領天子時始復此制操自此不復朝見一代之

又文帝即王位鍾繇復為大理及踐祚轉太尉時三公者

乃一代之偉人也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辛毗字佐治魏明帝時

後曰殆難繼矣

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子敬諫毗正

色曰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大丈夫欲為公而

豈毀其高節者邪後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恩忠亮計略不如
幸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遂
不王公相去一階魏太尉王祥字沐徵晉武帝為晉王祥與荀
顛往謁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
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
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公而輒拜人者
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
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願之重矣何侯謂何曾亦
三公三公封侯崔林生德孺為司空封安陽亭侯
也論道之官徐
字景山拜司空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虞八公同辰攀雲附翼
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取之哉因辭不交
晉職官志晉受魏禪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冲為太傅王祥為
太保司馬望為太尉何魯為司徒荀顛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
陳騫為大將軍世所為八調陰陽又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
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
其佩刀呂度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方虔謂王
私固辭強之乃受祥後果為太保臨薨以刀授弟覽曰三公自
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歷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共一選公劉實以世多進趨著崇讓論以一官缺擇眾官所讓
為一公缺三公豫選之且主選之吏不必任臨軒遣使成帝臨
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
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怨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
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莫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有
樂令大拜輔相臨軒遣使致拜盡敬文帝為晉王時何曾與高
使宜有金石之樂從焉
曾獨拜致敬已策拜設小會前代三公策拜皆設小會所以崇
二人獨揖而已
至石鑿拜司徒有宣德化調七政天文志輔星傳乎開陽所以
詔令會遂以為常
西三星其國昌輔星明則臣強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和陰陽之
官上職典天地禮志衛瓘奏曰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人物國
之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考功天命應又夜聞神言知當為
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令宜修此禮
公曰魏舒未達時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
曰魏舒未達時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

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不過使吾不為
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其後果為司徒
三公顧顛之為吏部尚書出為吳興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
過峻顛之曰卒毗有云劉論道興化
孫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
育之恩求養老而懷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為三公論道興化
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
臣得以凡才上應天心
擢授顯任
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
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
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父子居上公位
雅君子之迹可不務乎
名咸熙中位至司徒晉入封義楊王遷太尉大司馬
時孚為太宰父子居上公位百代以來未有之也
灼然有公
輔之望
中興書謝安棲遲東山縱意游玩弟子萬石為西中郎
將位居蕃任而安五私門名猶出萬石灼然有公輔之
望
血流彈壁仍作公字
異苑曰陶侃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
杖有一人依平上憤自稱後帝云君長

者故出相見三載莫說當富貴或言便侃起未說矢所在有大
印作公字當其機處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橫上節便絕占
者以為此文若過位無極侃針挑令徹血具瞻所歸不用非其
流彈壁仍作公字又取紙衰公迹逾明
人荀勗別傳曰晉司徒缺武帝問其人於勗答曰三公我不獨
具瞻所歸不用非其人魏文帝用賈詡孫權笑之
拜公曰王若過江我不獨拜公爾兼才望
正劉毅卒武帝撫几
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北海王宮上疏
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臣謹案蓋者行之迹號者功
之表今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蓋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蓋法
主於行而不繫爵然漢魏丞相爵非列侯則皆沒而高行不加
之蓋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臣願舉春秋之遠制口
改列爵之舊限帝出其表使八坐議之多同宮議奏請不行
自為齊長敬兒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口自
為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姓廟中為妾祈子
呪神口自稱三以任昉為記室
昉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始
公其鄙俚如此
梁武帝與昉遇竟陵王西郊從容謂昉曰我登黃閣置鵝尾
三府當以卿為記室至是引昉以符昔言

公黃閭聽事置鵠尾後主時蕭摩訶以功授侍中驃騎大將軍

左光祿大夫特詔摩訶開閭門施行馬聽事寢堂並置鵠尾

黑頭三公後魏書宗室元或少有才學當時甚美侍司武司眾

司土詔曰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食不兼味司空加侍中

性忠厚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中書令讀策唐宰相

味一熊皮鄣泥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延賞與李晟不協吐蕃尚結贊數遣使乞和晟奏曰戎狄無信

不可計上意將帥生事邀功延賞揣上意奏罷晟兵權拜太尉

兼中書令奉朝請而已改事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奉禮

如闕即以宰相攝之延賞欲輕其禮始令兵部尚書讀崔漢衡

攝中書令讀正天下說苑三公正天下在天曰三台天文錄三

冊時議非之調陰陽節風雨

三能一名天柱三公之位也象鼎足承上環濟要略三公者象

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鼎三足共承其上也

爵而醕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或言之耳皆

也冕而摠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太學曰東郊

也周名太學曰東郊

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

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賢焉有司卒事反命始

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

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養老東序則是親學於上庠三老五更各

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

因以照明天下者群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

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眾賓必也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三老五更

禮記樂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

三老五更或言之耳皆

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

也冕而摠干親在舞位

也周名太學曰東郊

養老東序則是親學於上庠三老五更各

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

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

因以照明天下者群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

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眾賓必也

侯

天子諸侯養同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侯后氏養

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

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

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殷人緇衣而養老周人玄

衣而養老

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皇有乞言

有讀為又又從之求善言可於行也

五帝憲養

體氣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淳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

言亦微其禮皆有淳史

淳史史孝厚者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

孝經援神契天子親臨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者道成於

三五者訓於五品言其能以善道改更也三更五更皆取其首

妻男完具者

蔡邕月令章句五更當為五叟叟長老之稱也其字似更書者

轉誤嫂字女旁叟今皆以為更矣

應劭漢官儀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天子親割三公設几九

卿履

以引以翼

諸詩行葺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其詩曰曾孫惟主

酒醴維編酌以大斗以祈幸辟雍行禮

行後漢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

行養老禮詔曰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饗

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醕祝哽在前祝饌

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俱修萬舞於廷朕固薄德何以
克當三老李公年者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言不報
無德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
祿養終其身主尊事三老父象也老人知天下之事者輶輪以

蒲裏輪三老就車天子執綏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
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用其德行年者高者三公
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皆服絺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
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於太學講堂其日乘輿
先到遣使辟雍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三公設几杖九
卿正履天使天子親袒劉姐執醬而饋執爵而饋明曰皆詣關謝
以其於已奉杖進履而養三老五更太學親執醬而饋執爵而
禮大隆也奉杖進履而養三老五更太學親執醬而饋執爵而
醕祝餉在前祝哽在後瞻瞻國老班固辟雍詩曰瞻玉杖續後
公卿奉杖大夫祝進履後瞻瞻國老乃父乃兄玉杖漢三
老五更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飾賜玉杖中華嶠後漢書熙平
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之不噎也賜玉杖中華嶠後漢書熙平
三老賜車駕躬行古禮魏志少帝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
玉杖賜車駕躬行古禮魏志少帝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
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車駕躬行古禮帝乞言於祥祥對以
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於言行以
師道自居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徵魏帝高貴公入學命祥為
言祥於是仰惟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俯以老遜位後魏孝
以訓帝于時羣臣鄉士聞其格言莫不砥礪以老遜位文大和

十六年司徒尉元以老遜位八月已酉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尚父

史記周本紀武王克商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於營丘曰齊也

齊世家曰太公望呂尚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黿非虎非罴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故文王時天下三分有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及武王滅商遷九鼎修周政故與天下更始尚父謀又居多於

是封師尚父於齊營丘

鷹揚詩大雅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注師太師也尚父可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師之尚

之父之劉向別錄師之尚父之稱欲稱而止魏志董卓至西

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瓜畫兩轡時人號曰竿麾摩車公卿見卓

謁拜車下卓不為禮注獻帝記曰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

問蔡邕邕對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

以天子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

車駕東還然麾去妾婢待盧杞唐郭子儀建中初為尚父有疾

後議之乃止儀曰彼形怪陋而險吾左右見之必笑此人若得權吾當族矣

四輔

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

天子有問無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丞而不正責之

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

禮記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

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君子曰

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前漢平帝元始元年置太師太保孔光以太傅遷太師王舜以

車騎將軍為太保王莽以大司馬領太傅又置少傅為四輔王

莽居攝置四輔官初王莽為左輔甄豐為右弼甄邯為後丞

後周宣帝又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蜀國公尉

迴為大右弼中國公李穆為大左輔隋國公楊堅為大後丞

欽四鄰書益曰欽四鄰庶頑讒說若爭臣孝經古者天子有爭

不在時候以明之捷以記之臣七人鄭元注謂三公前疑後丞為國維網前漢馬官字游卿為大司徒哀帝時賜

策皆以四輔為國維網三公之任鼎足

承君之惡在酒心前不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置七臣以廣諫道

惟君之惡在酒心前不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置七臣以廣諫道

後漢劉瑜上疏曰惟陛下爭臣七人以自鑒照郵壽傳何故上疏

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爭臣七人以自鑒照理之曰臣聞聖王

闢四門開四聰建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

敢諫之鼓聽歌謠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

太師

大戴禮天子不諭於先生聖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

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威儀之數詩書禮

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之屬太師之任也

前漢百官公卿表太史官古平帝元始元年初置金印紫綬太

師位在太傅上

漢書音義師訓也

應邵漢官儀太師古官殷紂時箕子周武時王太公成王時周

公並為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秦及漢初並無至平帝元始元

年初置以孔光居焉

晉職官志晉初以景諱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增三司太傅

太保皆為三公

宋百官志太宰一人周武王時周公旦始居之掌邦治為六卿

之首秦漢魏不常置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

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蓋古之太師也殷紂之時箕子

為太師周武王時太公為太師周成王時周公為太師周公薨
畢公代之漢西京初不置平常始復置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
卓為太師卓誅之廢魏世不置晉既因太師而置大宰以安平
王孚居焉

南齊百官志太師太保太傅周舊官漢末董卓為太師晉惠帝
初衛瓘為太保自後無太師而太保為贈齊唯置太傅

隋百官志後齊多循後魏置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

唐百官志太師一人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仲尼及長孫父師

書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注周公為師君爽曰召公為保周公為

今予祇命予祇命以周公之事往天子所師法太傅太保注師

天子所師保之訓太甲曰既往背師保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師法也師保之訓太甲曰既往背師保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彼南山唯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尹氏太師維周之

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箋云氏當作桎轄

之桎毗輔也言尹氏當太師之官為周之桎轄持國政之平維

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至重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尚父明門見師尚父世家齊首封見尚父門賜

靈壽杖前漢平帝即位太后稱制委政王莽白太后帝幼少宜

光帝稱疾不敢與莽並及莽為宰衡位諸侯王上光愈恐固稱

疾辭位太后詔無朝十日一賜食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

師者中位坐置几太師入篤學博聞宜備國師續漢書趙典篤

師也鴻鵠固有遠志下皆拜皇甫嵩與卓爭權後嵩為中丞

見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明公乃至於卓曰鴻鵠固

有遠志但燕雀不知爾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公今日

變為鳳凰卓笑曰欲拜稱尚父魏志董卓師臣軒轅聖授圖縞

卿早服可得不得拜欲拜稱尚父魏志董卓師臣軒轅聖授圖縞

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晉書蜀李壽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為太師壯固辭特聽縞中素帶居師友之位

地太師蜀李雄僭號時范長生自西山乘素與諸成都贊拜不

名隋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贊不名太師名真

象笏者百人於穆師範一人唐置太師以師範官之極後唐天

詔曰太師就賜生辰器幣國朝淳化三年遣左正言張秉齋太

國朝故事非同平章事者無生辰國養疾三月以西京留太保

信之例上以普勳舊故特異其禮養疾兼中書之令趙普為

太師西京養疾以開國元

臣故優拜之非常例也

太傅

大戴禮傳傳之德義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不禮於

大臣不中於折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

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予侈於近

臣鄰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欲窒不從太師之言凡是屬太

傅之任也

前漢百官表太傅古官高后元年初置金印紫綬後省八年復

置後省哀帝元壽元年復置位在三公上

後漢百官志傳太上公一人本注曰掌以善道無常職世祖以

卓茂為太傅薨因省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

輒省大戴記曰傳傳之德義也應邵漢官儀曰傅者覆也賈生

詩書無宗學業不法此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

惠於庶民不禮於太臣不中於折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

散於祭不戒於齊不信於事此太傅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

俯仰周旋無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辭已諾之適簡聞小誦不博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列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不以序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耽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早晏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此古天子自輔弼之禮也身為天子而知維賢之故能慮無失計舉無過世事繳終身得也

應邵漢官儀太傅古官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高后元年初用王綏金印紫綬

晉職官志魏初唯置太傅以鍾繇為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鄭冲為之

宋書晉宣帝為魏太傅誅曹爽後置左右長史掾屬舍人各十人入事既非常加又領兵非准例也

宋百官志太傅一人周成王時畢公為之漢高后元年初用王陵

南齊百官志太師太傅太保周舊官齊唯置太傅

齊職太傅品秩官服同太宰成王即位周公為之儀太傅遷太師秦無其職漢惠帝崩呂后以丞相王陵為少帝太傅位在三公上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太傅陳以為贈後齊置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

唐百官志太傅一人

六典後漢光武惟置太傅有府寮拜故密令卓茂為之明常以

鄧禹為之帝章已下初即位皆置太傅錄尚書事其人亡則罷

謝病杜門

前漢王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呂太后欲廢陵乃陵陽遷陵為太傅帝實奪之權陵怒謝病

杜門竟名冠天下

後漢卓茂為密令教化大行更始立以茂為不朝請名冠天下傳中祭酒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光

武即位詔曰前密令卓茂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

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令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三

千賜馬進見東向顯宗即位以尊寵注當臣北面以尊如賓故令

東向正身立朝趙熹內典宿衛外幹掌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

也向正身立朝肅宗即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又光武嘗稱熹

者長在位修身和帝即位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內

侯冰光初實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諍而彪

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之中丞周元功之

紆紆前失實氏真故以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元功之

族和帝冊故太尉彪曰元功之與三公絕席張禹拜太傅錄

族和帝冊故太尉彪曰元功之與三公絕席張禹拜太傅錄

族和帝冊故太尉彪曰元功之與三公絕席張禹拜太傅錄

族和帝冊故太尉彪曰元功之與三公絕席張禹拜太傅錄

族和帝冊故太尉彪曰元功之與三公絕席張禹拜太傅錄

族和帝冊故太尉彪曰元功之與三公絕席張禹拜太傅錄

族和帝冊故太尉彪曰元功之與三公絕席張禹拜太傅錄

族和帝冊故太尉彪曰元功之與三公絕席張禹拜太傅錄

族和帝冊故太尉彪曰元功之與三公絕席張禹拜太傅錄

族和帝冊故太尉彪曰元功之與三公絕席張禹拜太傅錄

陳蕃字中舉年十五嘗閑處一室燕穢不掃曰大丈夫當掃除

天下安事一室乎實后臨朝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

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志誅常侍曹節等

以其諂事太后多行貪虐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及事

泄曹節矯詔誅無咎無譽胡廣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胡公

武等著遂見害無咎無譽胡廣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胡公

練達事體明解朝章胡廣太傅時當八十四為練達事明解朝

彪曰萬事不理問伯恩寵之益華嶠後漢書鄧彪字智伯為太

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恩寵之益華嶠後漢書鄧彪字智伯為太

彪恩寵之異三世在位為國元老東觀漢記章帝詔曰行太尉

莫與為此此三世在位為國元老東觀漢記章帝詔曰行太尉

其在喜為太傅時年八十而心力克壯繼載輿上殿即位遷鍾

母在堂朝夕膳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載輿上殿即位遷鍾

絲為太傅膝疾朝見使載輿車虎賁群言係於口典誥總於

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為故事群言係於口典誥總於

心曹植輔臣論曰精微聽察理析毫分規矩則阿保不傾羣言

也朝之雋老晉郎冲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韜德深粹履行高潔

也朝之雋老晉郎冲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韜德深粹履行高潔

也朝之雋老晉郎冲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韜德深粹履行高潔

也朝之雋老晉郎冲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韜德深粹履行高潔

也朝之雋老晉郎冲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韜德深粹履行高潔

也朝之雋老晉郎冲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韜德深粹履行高潔

謂朝之雋老眾所具瞻者也屢以年高疾篤致仕造退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凡几杖不若朝有大政皆就諮國政上上貂蟬印綬司隸李喜等奏太傅鄭冲就諮之病俱應免帝不許冲遂不視事表乞體骨會朝劔履乘輿上殿何曾為太傅乞遜位詔今朝會劔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保傅之賢明宗國用王廣之保傅歲曰保傅之賢明宗國用甯輔弼之不忠禍及於躬無曰父子無間昔有潘崇無曰至親無二或容江充三為太傅後魏淮陽王欣大充中為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為嬰女樂北齊高歸彥作亂冀州段韶與東安王婁叡眾卒未嘗以勢位驕人後周王盟為太傅盟姿度弘雅仁而泛愛雖居師帝甚尊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好華飾未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重之單馬不施戟常畫掩一扉或謂武曰公位冠群后何輕率若吳武曰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

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

太保

大戴禮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次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之屬太保之任也

前漢百官公卿表太保古官平帝元始元年初置金印紫綬次太傅

應邵漢官太保古官也保養也

晉百官志魏末年置太保以鄭冲為之

宋百官志太保一人殷太甲時伊尹為之周武王時召公為之

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舜後漢置魏不置晉初復置焉

齊職儀殷太甲時伊尹為太保周成王時召公為太保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齊之舊之有太保陳以贈

官後齊置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

唐百官志太保一人天寶以前唯其以官贈寶季謀而已

召公為師書君奭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相洛

宅召詔曰成王在置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保

申答王於雲夢三月不返得丹陽之姬暮年不聽朝保申曰先

王以臣為保令王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答王伏臣將答王王

曰敬諾保申束細箭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會王曰起矣王

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申何

罪王乃殺茹黃之狗折死之糟放丹元老晉武初踐祚以王祥

陽之姬康國三十九皆保申之力也元老為太保進爵為公加

置七官之職祥以老年累乞避位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

久疾厥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降

政道者也明允依仁明允充篤誠翼毫先皇光濟帝業

達王祥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含素遲暮贊曰

俱為太保冲後遷太傅對掌朝政汝南王亮為太宰錄尚書

又為確衛太保以公就第置給兵千人衛確字伯五性真靜有

公爵楊駿權與黃門等毀之確乃苦老遜位詔進位太保以

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惠帝即位復

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給兵千人至是而復欲養老屬太保

善撫士衆多歸之時人為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同日降制

尚書周官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

人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侍置此三者

前漢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又立三少為之副少

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與六卿為九馬

後漢百官志太傅

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辭也已語之適簡聞小

誦不博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

不以制御器例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

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燕私安以易樂而耽飲食不

時醉飽不節寢起早燕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

比干誥父師少師既錯天命微子作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

必當其位

春秋合誠圖堯坐中舟太尉舜臨觀鳳凰授圖

春秋運斗樞赤龍負圖以出河見堯與大尉舜等百二十人集

發藏大麓

史記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

前漢百官公卿表太尉秦官

自上安下官尉武官悉以為稱全印紫綬掌武事

武帝建元二年省

後漢百官志太尉公一人

前曰書秦官鄭元注月令亦曰秦官尚書中侯云舜為太尉束皙據非秦

官以此追難元馬臣昭曰緯侯眾書宗貴神詭出汲隱顯動挾怪誕該叢陰陽傲迎起伏或有先微時能後驗故守寄構思雜

稱曉輔通儒達好時略文帶云輸益州具於張衡之詔無口漢
輔炳乎尹敏之風圖識紛偽其俗多矣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
宰旋璣賦政將是據後位以書前非唐官之責號乎太尉所職
即舜所掌遂以同掌追稱太尉乃中侯之妄蓋非官之為謬康
成淵博自注中侯裁及注禮而忘舜位豈其實哉此是不發譏
於中侯而王之於月今也廣微之謂未深領意說苑曰當堯之
時舜為司徒新論曰昔堯試於天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掌書
官矣古史考曰舜居百揆摠領百事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
周更名冢宰
斯其然矣

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亞獻

大喪則告謚南郊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

國有過事則與三公通諫諍之世祖即位為大司馬漢官儀曰元狩六年

罷太尉法周制置司馬時議者以為漢軍有官千人建武二十

七年改為太尉蔡質漢儀曰府開闕王莽初起大司馬後篡益

神器故遂貶去其闕漢官儀曰張衡云明帝以

司馬置太尉以三代之靈帝末以劉虞為大司馬而太尉如故

好名節以為朝廷新造北宮整飭官寺早魁為虐民不堪會曾

無殷湯六事周宣雲漢之辭令府本館陶公主第舍員職既少

自足相受熹表陳之即聽許其冬臨辟雍歷二府光觀壯麗而

太尉獨卑陋云顯宗東顧歎息曰推牛縱酒勿令乞兒為宰時

熹子世為侍中駮乘歸具白之熹以為恨頻遣責均均自劾去

道發病亡古今注曰永平十五年更作太尉司馬司空府開雲

城門內與此不同臣昭案劉虞為大司空而與太尉並置焉

漢官典職太尉孝文三年始置七年省武帝建元二年置五年

省武帝更名大司馬建武二十七年復置太尉

晉百官志晉受命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

宋百官志太尉一人掌兵事郊祀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堯時

舜為太尉漢因之武帝建元二年省先武建武二十七年罷大

司馬置太尉以三代之靈帝末以劉虞為大司馬而太尉如故

齊職儀太尉品第一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元玉郊

廟冕服七旒元衣纁裳服七章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太尉後齊置

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

唐百官志太尉一人

六典太尉公置有察宋後魏有大將軍則不置太尉正光以後

並置

安劉氏者必勃前漢高祖疾甚呂后問大臣上曰周勃重厚少

跪上天子璽符文帝乘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

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後漢章帝詔司

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置雲母屏風守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

為太尉錄尚書事名置督郵舉孝廉後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

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之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

隔其間由此四時德業相繼楊震東賜虎四世為太尉德業相

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眾入謂之晚暮而震愈篤後有鶴

雀啣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鱣者卿大夫服之象

也數三省法三台也先生鶴雀啣三鱣上見奏劾近官節為太尉叔

自此升矣後果至太尉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職罪暴虐一州明年東

曰臣案國舊典官監之官本在給使者闔司昏守夜而猥受過

寵執政操權書奏尚書名對東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

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應以晉陽之甲逐君側
尚書不能誥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免歸鄉里劉寵字祖
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諫多見納用瑗免歸鄉里劉寵字祖
以日蝕策時人稱長者亭舍亭長止之日蝕免歸嘗出京師欲恩
免歸鄉里時人稱長者亭舍亭長止之日蝕免歸嘗出京師欲恩

得入也寵無言而清白為百僚式在位清白為百僚式陳忠薦

劉愷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陛下象山岳

股肱元首鼎足居職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慙道德博備頻

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百僚

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以異厭眾書奏詔引愷拜太尉拒耿

寶薦李常侍兄侍李閔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疾震曰李常

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爾震曰如朝廷視事

欲令三府辟召固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大限而去

三年病乞骸骨劉愷拜太尉視事三年有匪石不二之心詔書

曰太尉趙曉曉二世掌典忠正不撓有魚之風又曰三公國之

樞衡有匪石不二之心忠正不撓有魚之風又曰三公國之

以成斷金大司農李國公與大將軍參錄尚書事璇璣不平

魚之風其以固為太尉與大將軍參錄尚書事璇璣不平

寇賊姦究則責太尉李固傳臣聞台輔之左實和陰陽生使人

於單席羊續字興祖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

禮敬厚贈賂續乃生使人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於

惟斯而已左駱白之不以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於

任重責大尉劉寬字文饒為太尉帝於坐被酒睡伏靈帝問曰太

三登胡廣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

三登高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

李成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上之云擬下土云戴食脫粟飯李成孤特自立自大鴻臚拜太

苟非其人數我帝載食脫粟飯李成孤特自立自大鴻臚拜太

去時人稱者也

劉愷

股肱

歷二司

相復序

侍國家

欲令三

三年病

以成斷

魚之風

寇賊姦

於單席

禮敬厚

惟斯而

任重責

三登胡

三登高

李成並

上之云

苟非其

而巳醬

去入三

國廩假

得入也

劉愷

股肱

歷二司

相復序

侍國家

欲令三

三年病

以成斷

魚之風

寇賊姦

於單席

禮敬厚

惟斯而

任重責

三登胡

三登高

李成並

上之云

苟非其

而巳醬

去入三

國廩假

書王龔為太尉在位恭慎自守非公事父尚在東觀漢記張酺
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父尚在字孟使為太尉
酺每遷轉乃一到洛父來適會正臘公卿罷朝俱食脫粟飴卧
賀歲奉酒上酺父壽極歡醢莫不嘉其樂也
布被謝承後漢書京兆朱寵字仲威為太尉家貧兩白鹿隨車
鄭張為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扶鼓而行弘桓間主簿
黃國鹿為告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圖盡作鹿明府當為宰相
役果為策免就國華嶠後漢書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羊
太守不代劉盧表崧後漢書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靈帝時為三
續不代劉盧公者皆輸禮錢千萬續舉縵袍以示之曰臣之所
有惟止而以三不感三張璠漢記楊秉為太常曰我有更治府
遂不代虞而以三不感三張璠漢記楊秉為太常曰我有更治府
漢官河間相張衡說明帝以為司徒司空府已榮欲更齊七政
也太為府公南陽趙熹也餘見前後漢百官之志注
訓五兵齊七政訓五兵臣不拜太尉讓曰載輿上殿元帝遷太尉
時司空王郎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
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明帝即位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

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輿車虎不得已乃起歆
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
常侍繆襲奉詔喻指又詔襲頌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遣
其清不可及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
忠濟下以仁晏嬰白起韓信吳漢亞夫不足比勳鄧艾既平劉
威奮武深入虜廷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吳漢擒
子陽亞夫滅七國計論美不足比勳其以艾為太尉
以副眾望倚憑宜登上公以副眾望可為太尉安有三公輒拜
人晉志王祥間三公門旬月之中使者八至中興書栢温授侍
旬月之中使者八至中興書栢温授侍
車相於道温遂領職望進登上台惟君行為時表親財宗臣論
道經邦保人皇家在公位冲心愈約心愈約勞謙日吳誦玩墳
是用進登上台在公位冲心愈約心愈約勞謙日吳誦玩墳
索自少及長身無擇行盛康絕閭中遺金崔鴻前趙錄太尉范
五年秋寢疾上疏遜位不許絕閭中遺金崔鴻前趙錄太尉范

官者閻中以金遺隆隆數而責之言人不知也謹不觸目琳琅
敢漏泄父母兄弟隆神曰已知矣其可耶取遂紀之
珠玉世說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往別屋日蝕
見秀衛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琳琅與珠玉日蝕
勿貶齊職儀魏黃初三年日蝕奏免太尉賈詡詔異官同爵今
天地災害在朕躬勿貶三公遂為永制
通於異官同爵共位別職與仁立五廟唐李晟拜太尉詔為晟
隆化幽贊神明者謂之太尉
器宋帳禮官相定赴上儀優寵元臣尉依前充玉清詔應官使
儀以稱焉
令禮院詳定赴上儀上扶掖升殿新授太尉王旦入謝便坐上
優寵元臣故有是命
扶掖升殿賜坐勞問又遣其子人理評事雍星在杓南主宣德
賚官告賜之如襲衣金帶鞍勒馬如宰臣例
化天文錄三公星在北斗杓南主宣德恨無官酬公唐李德裕
化和陰陽若今之太尉司空之象也
策功拜太尉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
拜近王智興李載義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為司徒十
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每願我毛髮森
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
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願我毛髮為森
豎翌日罷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

司徒

尚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寬

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萬民

尚書太傅百姓不親五品不訓責之司徒

禮記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命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

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

崇德簡不肖以黜惡

月令孟夏之月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又曰大司徒之職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又曰大司徒之職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又曰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
大戴禮地官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百姓戶士人民流散曰危危財飭司徒
左傳祝鳩氏司徒也

論語摘輔像仲尼為素王顏淵為大司徒

前漢百官公卿表高作司徒敷五教周地官司徒掌邦教丞相

秦官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

後漢百官志司徒公一人孔安國曰主徒眾教以禮義本注曰掌人民事凡

教民孝弟遜順謙讓養生送死之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

事民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視

濯大喪則掌奉安梓宮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世祖即位

為大司徒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蔡質

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邵曰此不然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本欲依不

迫於太尉司空但為東西門爾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併存每歲州郡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

還朝奏之是為之舉誑也頃者舉謠言者掾屬令史都會殿上
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去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各爾銜枚
大較皆取無名勢其中或有愛憎蔽裁黜陟之闇昧也若乃中
山祝恬踐周召之列當軸處中志騫愕之節憚首尾之譏懸囊
捉撮無能清澄其與申屠嘉頊責鄧通王嘉封還詔書邈矣乎
周禮有外朝于寶法曰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天子與丞相
決大事是外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漢官儀曰哀帝元壽二年以
朝之存者上計事竟遣公出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記室掾吏一人大音
讀勸農桑思稱德厚思有賑贍之無煩擾奪民時今日公卿已
下務飭儉恪奢侈過制度以蓋甚二十石身帥有以化之民
冗食者請謹以法養視疾病致醫藥務治之詔書無飭厨養至
今未變又更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
者長史以官寺卿亭漏敗墻垣圯壞不治無辨護者不勝任先
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石聽十年更名相國案獻帝初董卓自
太尉進為相國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曹公為丞相邾盧為御
史大夫則罷三公官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丞相府門無蘭不
設鈴不警鼓言其深大闊遠無節限也

蔡邕月令章句司徒散官也

魏志黃初元年改相國為司徒

魏名臣奏黃門杜恕奏曰漢故事人民疾病責之司徒

晉職官志太尉司徒並古官自漢歷魏置以為三公及晉受命

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

宋百官志司徒一人掌民事郊祀掌省牲視濯大喪安梓宮少

昊氏以鳥名官而祝鳩氏為司徒堯時舜為司徒舜攝帝位命

契為司徒契元孫曰微亦為夏司徒周時司徒為地官掌邦教

漢西京初不置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光武二十七

年去大

南齊百官志司徒府領天下州郡數戶口簿籍

齊職儀司徒品秩冠服同丞相郊廟服冕同太尉

漢帝哀從未博議始置三司改丞相為大司徒以孔光為之魏

以華歆為之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司徒後齊置

太尉司空是為三公

唐百官志司徒一人

六典司徒漢制司徒所部太僕鴻臚廷尉三卿漢末罷三公置
司徒趙王儉篡位以梁王彤為丞相省司徒彤遷復舊永嘉元
年王夷甫為司徒東海王越為丞相則始兩置以成帝以王導
為丞相以司徒府為丞相府導薨復舊宋有丞相又置司徒齊
以丞相為贈官梁又兩置陳氏以丞相為贈官後魏正光之後

復兩置北齊廢丞相置司徒皇朝因之
後周並廢丞相置司徒皇朝因之
復周並廢丞相置司徒皇朝因之

徒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王家厥有成績紀于農父
太常令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毋忝祖考

曰矧惟若疇圻父薄會農父若父子善於其職
保宏父定辟注農父司徒也

司徒善於其職以官廢職
職國人愛之

以官則廢職晉以僖侯廢司
徒僖侯名司徒廢為軍也

子為司徒將名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丘明曰孔丘其聖人歟
夫聖人在政遇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

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
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五

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君今欲以孔丘為司徒名三
桓而議之亦與三桓謀而名孔丘為司徒

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名孔丘為司徒
傳從事中郎庾子嵩以風江韻見重亦雅敬君德

每云當今可以居司徒允民望者江生其人也
年二十四漢

光武即位於鄗使持節使拜鄧禹為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深
執忠孝與朕謀謨惟懼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
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
敬敷五教在寬今遣奉軍都尉綬印綬封為鄧侯邑萬戶敬之
哉禹時年明察守正侯覆字君房為大司徒封關內恭約盡忠
二十四年明察守正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
馮勒字偉伯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君賢勒欲令以善自
終乃因宴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
中傷至今生不死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
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及賞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
誠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于當世功名列于不朽可在
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中元元年薨帝悼惜之
職清儉大蔡茂字子禮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初在廣漢夢坐
主簿郭質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未人
臣之上祿也取中德中台之位也於字失未為秩雖曰失之乃
所以得祿秩也衣職有闕願降司徒伏公位知湛名儒舊臣徵
公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願降司徒伏公位知湛名儒舊臣徵
拜尚書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徒直
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

代鄧禹為大司徒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
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清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
即日以白虹貫日策免郎頭上章曰切見今月十四日乙卯時
歸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易傳曰公能其事
虹貫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見則謹在中台自
序賢居位陰陽多謬宜黜司徒以應天意注韓詩外傳曰三公
司徒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
調星辰失度貴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
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
虹以甲乙日見明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
劉崎為司徒至陽燾三年策免時俸祿養親族宣東字巨公拜
得俸祿輒以收養親賜錢帛什器帷帳賜錢帛什器惟帳廉
族自無擔石之儲賜錢帛什器帷帳賜錢帛什器惟帳廉
直公正朝廉直為司徒在有四子無立錐之計范遷為司徒有宅
復推與凡子其妻常曰銅臭都門榜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
君有四子無立錐之計范遷為司徒有宅
綬各有差時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
而後登公位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於是聲譽衰減問其子

釣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英稱歷為卿守論者不謂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謂然也鈞曰論者嫌討赤眉不時進東觀漢記鄧禹為司徒討赤眉不時進其銅臭討赤眉不時進先武書曰司徒堯也赤眉樂也今長安飢民孰憂念王室念王安石未嘗不流涕會憂卧麓布被謝承後漢不延望妻子不入官舍大司徒事妻不入官舍其贈賻異它相司徒被妻子不入官舍續漢書王良拜司直行其贈賻異它相張酺字孟侯代魯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家無擔石之儲文華帝縞素臨弔賜冢塋贈賻恩寵異於他相也家無擔石之儲時為司徒素清貧祿賜以賑施親戚故家無擔石之儲賜生口出儲公卿常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嘆息

嫁上蔬食以華歆為司空素清貧文帝下詔曰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明夢松生腹上吳錄曰丁固初為尚書夢松樹帝即位轉太尉夢松生腹上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後十八歲吾其為諸葛亮拜許靖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公乎卒如夢焉萬國夙宵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逸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踰七十愛樂人物納誘後進清談得人副遠近之望晉荀勗答詔不倦丞相葛諸亮皆為之拜得入副遠近之望曰司徒何曾也遣太宰詔問勗司徒當得入副遠近之望并治事見才誰可也勗表三公具瞻之望誠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公孫權垂沒之人汚官府章綽為司徒固辭已勅斷章表乃卧加笑之垂沒之人汚官府章綽為司徒固辭已勅斷章表乃卧加疾歸膏肓之疾小馬從便門而出遊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朝罷還送章綽年過致仕有遜讓章而下人謂之膏肓之疾朝罷還送章綽年過致仕有遜讓章而無居宅乃漸以俸秩之餘為第一所舒素為人先行而後言故未嘗語親疏言當遜位九年正月整法服入殿朝會罷還還奉送章綽內外莫五教之官王隱晉書石苞拜大司徒馬策免以有知舒此情者五教之官公歸第詔以苞為司徒雖以過防受黜尋授五教之官深陳農桑本年過致仕無田宅魏舒板輿務明其考課居五年天下稱之

上殿晉諸公讚司徒傳祇疾美選晉中興書中書劉隗從兄疇遜位不許板輿上殿疾美選字玉喬司隸訥之子也永嘉

中從左長史為閩昇所害疇有重名司空吏屬皆令皂服
蔡謨歎曰劉王喬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徒仍加兵渾以司徒文官王吏不持兵及吏屬奏州郡農桑賞
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識體
石苞為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舊丞相之職
何曾以太保侍中領司徒曾固讓詔曰司徒舊丞相之職自古
及今摠論人物化治之本以君弘道故選於眾而復盤桓非所
也煩務不可久勞耆艾以武帝時何曾以太傅領司徒屢遜位詔
進位大朝會乘輿劍履上見者不知是台司
殿如漢蕭何魏鍾繇故事見者不知是台司
蜀乘小馬從便門出舊望清重荀氏家傳組字大章中宗為晉
見者不知是台司也
曰組舊望清重勤勞顯著遷訓五品洛水三公宋謝超宗為人
以統人倫實允人望詔以為司徒
忽司徒褚彦回因送湖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隆水僕射王儉
驚跪下車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彦回出水露濕
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聲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天所不容地
所不受投昇河北伯河伯不受彦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

我不賣袁劉得富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
貴馬免寒士乎
多民田不瞻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
方蒙削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
建何患民田有不足和五教理人倫使風行俗平萬國咸寧者
上然之竟罷威議
謂之辨博通見曹植輔臣論辨博通見傳異度德寶實充塞乎
司徒
錄詔書頒天下郎國朝宰相呂夷簡詔特守司徒依前兼門下侍
詔上令錄其詔書頒于天下使
四海之人知朝廷有退讓之臣
司空

尚書舜典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僉曰伯禹作司空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

利授之土能吐
生百穀故曰土

太傅溝瀆壅遏水為民害廣而不壅則責之司徒

韓詩外傳山陵崩阨川谷不通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
空

禮記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
事任力

左傳燕鳩氏司空也

春秋元命包危東六星兩兩比而曰司空主水金木守之天下
憂水

家語魯定公以孔子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

咸得厥所

又曰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
徒

前漢百官公卿表禹作司空平水土

師古曰空穴也穿
土為空以居人也

周冬官司空掌邦事御史大夫秦官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
空祿比丞相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
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

後漢百官志司空公一人

焉蝟曰掌焚城郭本注曰掌水土事
主司空土以居民

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坊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
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

大喪則掌將校復土凡國有大造太疑諫爭與太尉同世祖即

位為大司空應劭漢官儀曰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復加太亦

所以別大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漢舊儀曰御史大夫勅上計丞

下承宣無狀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長史到郡與二千石

同力為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郡國有茂才不顯者

言殘民貪汚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用方察不稱者刑罰

務於得中惡止其身異舉民侈過度務有以化之問今歲善

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令歲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羣輩大賊對

上臣昭案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

却盧免不得補荀綽晉百官表注曰獻

帝置御史大夫職如司空不領侍御史

晉職官志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自漢歷魏置以為三公及晉

受命迄江左相承不替

宋百官志司空一人掌水土事郊祀掌掃除陳樂大喪掌將校

復土舜攝帝位以禹司空契之子曰宜亦夏司空殷湯之究單

為司空周時司空為周官掌邦事漢帝西京初不置成帝綏和

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

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光武二十七年去大獻帝建安十三年

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却盧免不復補魏初又置司

空齊職儀司空品秩官服同太宰舜以禹為司空化成以毛公為

司空宋以武公之諱改司空為司城楚改司空為莫敖秦置御

史大夫省司空後周書冬官為之大司空掌邦事以五材九範之徒佐皇帝富

邦國大祭祀行洒掃廟社四望則奉承牲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司空後齊置

太尉司徒司空是謂三公

唐百官志司空一人

六典司空漢制司空所部宗正少府司農三卿魏省御史大夫

周二職並廢隋氏諱忠以御史中丞為大夫故又置司空

環齊要略各官司空掌邦事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

器械監百工也

以官廢職左傳宋以武功廢司空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耆

師丹字仲公為大司空策免罷歸尚書令唐上林疏曰切見免

為國黃耆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

重京師職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

前漢何武字君公為楚內史厚兩公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

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

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

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司

空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

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薦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諫大

夫鮑宣數稱冤舉指煩碎不合眾心何武為司空事後無不篤

復為御史大夫舉指煩碎不合眾心詔以其舉指煩碎不合眾

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其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寶融拜冀州

上大司空印綬遂策免之

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去籍通容

為司空府故事以計吏至時自公以下督屬籍不通賓客身死

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容以明其無所不受論者者大之

之後勿議傳國張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

光武詔奮嗣爵稱純遺勅固不肯受帝口陳時政張奮為司空

以奮違詔勅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

口陳時政

張奮為司空

所居無赫赫名

兩唐及為公卿

然疾朋黨問

為御史大夫司

後母留

後無不篤

不合眾

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其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

寶融拜冀州

兩不應乃上表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一足不任則覆亂
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大雨三日一足不任則覆亂
美實王莽宣字子佩自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會哀帝崩新都侯
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從之彭宣上奉公盡節言事
書云三公鼎足丞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上奉公盡節言事
無所依違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並封上
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大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其
禹然少蘊籍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曰昔
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
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
省視而竟多不眠若
是者豈可謂不私乎
奉公不撓言議果決第五倫章帝立御拜司徒空奉公不撓言
以地震策免陳忠以三府任輕幾事專委尚書而災背變咎輒
典舊禮臣事君以忠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與為下
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

丞相所請尚書有不聽令之三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實
皆由尚書尚書見任重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常
獨不安是故臨時戰懼不敢冗見有所興造又不取希意同僚
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
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考成皇帝以妖心守心移辟雍於行
禮中拜伏恭拜為太僕帝臨辟雍於行禮以沉正見重於世任隗
卿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以沉正見重於世回隱在位
憲擊匈奴獨與司徒袁安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在位
奉法而已張敏字伯達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載以病
舉動方重得大臣節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析獄訟融
經明才高善倫議帝數嗟嘆以為才堪宰相家無資產以清行
明年代伏恭為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相家無資產以清行
致稱宋弘字仲子優為大司空所得租俸分贍九侯家無資產
公卿者弘當謙見御生新屏風圖盡列女帝數顧視
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斷守善

謝弼弼上封事曰今之四公惟有四司空劉寵斷守善餘皆素
餐致冠之人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四公謂劉矩為太尉許訓為
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賣弄國恩朱浮為大司空下理
如有介臣斷倚無他技
坤道上和乾元漢官解酤能下理坤水土之官東觀漢記王梁
祖議選大司空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元武以上聖王衛之
所徒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之官也於是拜梁為大司空
掃第以待足下華陽國志趙瑤字元珪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
第以待主土不言玉言空尚主之况於實乎而白衣登三公
荀氏家傳荀爽字慈明董綽秉政微之起巖穴三公封列侯志
九初元年司徒司空並闕散騎侍郎孟康曰夫宰相者天下之
所瞻効誠宜得秉忠復正本德仗義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
切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宏量論其所長
以此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傳清論守約則季文之匹遂為
司空封安陽亭侯三豈可以老病忝之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
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豈可以老病忝上封事削其草陳郡司空前後數密陳得失每
之哉固辭不受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
第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羣競正始終詔選名臣奏
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事乃見羣諫事皆難息焉
議上上疏諫遊獵上疏諫帝報曰覽表雖為絳稱虞箴以諷晉
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
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以已詔有司而施行
不遣使為司空不遣使健步貴書使以兵付樂綝此文舒後今使
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人欲閉門誕叱儒雅有籌略晉張
之曰卿非我故吏也逕入琳迷上樓就斬之儒雅有籌略晉張
記默識四海之內指可諸掌拜司空華儒雅有籌略不取
匡輔雖當閣主虐后之朝而海內皆晏然是華之功也
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取以垂死之年
累辱朝廷固辭不營產業身沒行顯詔故司空王基著德立
之見許以候就第不營產業身沒行顯勲治身清素不營產業
身沒行顯足用勸俗者也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陸玩字事珪
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亮繼堯遷玩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比陳讓既拜嘆息作禹貢
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以為知言作禹貢
地域圖十八篇際裴秀為司空秀儒學洽間留心政事當禪代之
山川地名古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齊三階之
耀起居注武帝太始七年詔光祿大夫鄭袤體行純正退有中
躬匡其不逮內亞三鼎外齊四岳表曰故李通豪贍以親龍登
用王基才勇以聲華入選先帝擢臣以榮華陛下申臣以富貴
遂得北帶五州東跨大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岳蟬佩之映則左
右交耀龜組之華則從橫吐耀輕輪徐動則劔騎如雲飛蓋暫
停則歌鍾成列縱金龍次爵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鄧禹若不
遭漢光則南陽之掾史微呂若不達明主則孤城之戍客豈可
如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通之寄啓黃扉而變五緯躡青惟而調
四職班三事任摠六條庸劉孝儀為臨川王解司空衣曰臣以
哀坐槐既闕論道馳傳慈棠尤慙為政而俯司土地仰變陰陽
折撓之譏已彰愆伏之咎爰著今水沴乃作旱魃為災山無蒼

蔚雲成烟大陞下曲私未垂策免臣職不為苛碎後魏伊馥拜
是當於何逃責乞降茲台步協此天人職不為苛碎司空及為三
公清約自守為政舉員外郎一人直第唐裴寂策司空遣高書
大綱而已不為苛碎員外郎一人直第唐裴寂策司空遣高書
寂第其見崇貴此太宗祠南郊今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
固辭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勲無忌亦宣力於朕同載參乘
非公而誰遂同昇金輅上取其才行不許又因高士廉奏曰臣
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前敢以死諸太宗曰朕之授官非
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縱朕之親亦不虛授襄邑王神符是也
若才行所適雖怨讎不棄魏徵等是也朕若以無忌居后凡朝
之愛當多遺子女金帛何須委以重官蓋是取其才行爾
廷舊官荀蕃為司空劉琨表於天子曰司空荀蕃朝廷之舊臣
分陝之重永今法措刑清事均民聚古今通語曰使國無枉理
臣等有憑准法措刑清事均民聚古今通語曰使國無枉理
故也司空掃職五代史馮道罷同州入朝拜司空唐制三公為加
合策授又云祭祀時使令掃除道聞之曰立學士班國朝天禧
司空掃職也吾無所憚既而知非乃止曰立學士班國朝天禧

政殿大學士太保致仕王欽若為司空職如故時欽若求侍東
京講誦以輔世兼領三少品序非便表求換秩乃有是命止立
學士非賞勞之臣熙寧二年宰臣曾公亮司徒兼侍中韓琦提
舉兩朝實錄乞有不推恩上以為有例而公
亮奏臣當遷司空琦太保
三公非賞勞之臣從之

太宰 亦曰冢宰

尚書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禮記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

此殷時制也周則太宰為天官

周禮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鄭司農云邦治

謂摠六官之職也故太宰職曰掌是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六官皆摠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摠已以聽於冢宰言
冢宰於百官無所不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
主爾惟曰冢太也
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摠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
太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自太宰至
旅下士轉相副
貳皆王臣也

又曰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又以九兩繫邦
國之民

孔子家語官屬不治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
飭冢宰又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摠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
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
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

晉職官志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晉初以景帝諱故又
採周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增秩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為

上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無其人則闕以安平獻王孚居之自渡江以後其名不替而居之者甚寡六卿之首秦漢魏不常置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古之太師也齊南百官志宋大明用江夏王義恭以後無人齊以為贈齊職義太宰品第一金章紫綬佩山元玉堯命羲和使主陰陽義伯司天即天官也后稷服事虞夏敬授民時尊稷為天官夏襄公稷不密失官由是廢稷殷以其官為冢宰周公在豐為太宰召公又居之秦漢魏其職晉武以從高祖安平王孚為太宰平安王薨省咸宣四年又置或謂本太師之職避景皇諱改為太宰太宰周之卿位晉武依周置職以

尊安平非避諱也元興中恭帝為太宰相元都督中外博士徐豁議太宰非武官不應都督遂從豁議

後魏初無至孝莊時以太尉上黨天王穆為之置佐吏後周文帝又依周禮建六官遂置天官太宰卿一人掌邦治以建邦之六典佐皇帝治邦國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太宰陳以為

贈官

以三公攝冢宰

書伊訓曰成湯既沒伊尹奉祀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注云伊尹

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第一召公領之顧命成王將崩召公畢

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

第二丙 第五衛侯領之司空第五衛侯領之司空第四畢公領之司空

百官總已以聽子論語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

聽冢宰備置官屬 晉志安平獻王孚宣帝次第也位太傅詔曰

為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朝會劔履乘輿上殿 武帝時

位詔以司徒所掌務煩不可久勞者艾其進太宰朝會劔子二

侍從 何曾為太宰年老禮優每召見勅帝親迎拜 汝南文成王

宰明帝寢疾萊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冲對掌朝政

詔萊以安平獻王孚故事設床帳於殿上帝親迎拜 對掌朝政

見太 不宜嬰拂事務 安帝以太宰琅耶王德文不宜嬰耕事務

保門 不宜嬰拂事務 安帝以太宰琅耶王德文不宜嬰耕事務

吹鼓 讓表 後魏温子昇為上黨王穆讓太宰表曰臣聞策蹇長

弱不可自強力微難以企及智小謀大恐貽拆足之 不可虛設

憂才輕任重懼有絕贖之悔既慮錄金固陳匪石

唐憲宗以莊憲皇后崩上不聽政欲准故事置冢宰以摠百司

裴度議曰冢宰是殷周六官之首既掌邦治實統百司故王者

諒聞百官有權聽之制後代設官既無此號不可虛設且國朝

故事或否古今異制不必因循勅旨 諸司公事宜權取門中

書門下處分通於四海 鄭許曹于葵正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注

議者是之 通於四海 鄭許曹于葵正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注

宰天官冢宰兼為三公者佐王治邦國故曰通于四海加不可

宰者知其職大尊王而不為諸侯所會惡其不賜于四海不可

乃止 躬行嘉祐八年四月 英宗欲命韓琦攝冢宰 貳王而理

天下 王符潛夫論法誠篇周禮復詔固辭乃免 唐苗晉卿字元

甚詔 晉卿攝冢宰固讓曰大行遺詔皇帝三日聽改稽祖宗故

事則 無冢宰之文奉遺詔則宜聽朝惟陛下順變以幸萬國帝

不聽 後數日代宗立復 詔攝冢宰固辭乃免

尚書周官司馬掌邦教統六師邦國

尚書太傅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

尚書中候稷為大司馬

韓詩外傳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不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

馬

禮記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馬

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制軍詰禁以均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大事小以

和邦國又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內外亂為獸行則滅之

孔子家語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

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

春秋運斗樞黃帝與大司馬容光觀鳳凰御圖置黃帝前河圖錄運法黃帝坐元扈閣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將

之親又曰黃

前漢百官公卿表周夏官司馬掌邦政

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衣帝建平二年復去大司馬印綬官屬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土將軍位在司徒上有長史秩千石後漢百官志太尉公一人世祖即位為大司馬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將軍不常置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以古尊官惟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晉以為卿號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元

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世祖中興吳漢以將軍為大司馬位在公下

韋昭辨釋名大司馬馬武也大武摠武事也大司軍掌軍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班彪上事元狩六年罷太尉置司馬時議以北軍中侯有千人司馬故加之為大司馬所以別小大司馬之號

吳志赤烏九年以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

司馬

命羲叔為

漢之際曹參周勃始居其職

又曰大司馬府舊有闕王莽篡位貶去闕馬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制有司馬陳以為

贈官後齊有大司馬大將軍並為二大

掌六軍之事詩祈父刺宣王也注祈父之法予王之爪牙胡轉子

所止居住此勇力之事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之士祈招

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私我於憂使我而無所居之乎

之詩左傳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

兵之職招名也諫遊兩軍出塞前漢兩軍出塞閱官及私馬九

行故止司馬而言十四萬足及後入塞者三萬

足乃置大司馬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司馬定令驃騎將軍秩

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故人門下多去

病輒得官爵唯受詔輔少主武帝疾病遂立昭帝為太子年八

獨任安不肯去歲以霍光為大司馬受遺詔輔少

主奪我印綬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為大司馬者

禹怨望曰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年少不合眾心帝平

軍不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年少不合眾心

即位詔曰大司馬賢年少不合眾心其上任綬賀漢得賢臣

賢即日自殺而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賀漢得賢臣

董賢為大司馬是時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

官因賢奏事單于來朝見羣臣上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譚上

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郡國士馬羽林才武帝相梁詩

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郡國士馬羽林才武帝相梁詩

晉職官志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上晉受魏禪因其制以安平

晉公卿對拜曰大司馬外成莫盛不宜以

晉職官志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上晉受魏禪因其制以安平

上以代太尉之職故常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及魏有太尉而大

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上晉受魏禪因其制以安平

上晉受魏禪因其制以安平

王孚為太宰鄭冲為太傅王祥為太保義陽王望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顛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自義陽王望為大司馬之後定令如舊在三司上

晉公卿禮秩司馬兵官也魏氏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在三司上晉以石苞為大司馬次三司下

宋百官志司馬一人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堯時棄為大稷兼掌司馬周時司馬為夏官掌邦政項籍以曹咎周殷並為太司馬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始直云司馬議者以漢有軍馬千人司馬官故加大王莽居攝以漢無小司馬徒而定司馬

司徒司空之號並加大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南齊百官志齊以為贈

奉高皇帝璽綬開通英悟秉意不群晉武帝太始中詔曰大司馬石苞開通英悟秉意不

群威惠服物武帝踐阼石苞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諸葛誕
勤庶事又曰白頭翁入府齊王問既輔政大築館第沉于酒色
以威惠服物白頭翁入府不入朝見坐拜百官晏然南面朝廷
側目海內失望主簿王豹屢有箴規遂奏殺之有白下階迎嵇
頭翁入府大呼言有兵起俄而回敗斬於閭闔門外下階迎嵇
紹劉喬為散騎常侍齊王問為大司馬初嵇紹為問所重每下
言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假黃
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謂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假黃
錢討石勒石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黃錢出討之君次
騎至磨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錢督中王公何緣拜晉
外諸軍置左右長史俄而賊退解大司馬也
興書王猛少貧賤鬻舂為事帝至洛陽有一人於市買舂其人
云家在此可隨取直隨去忽至深山中與人與猛曰爾住樹下先
啓道君須使猛進見一老翁坐胡床髮鬚悉白將從十許人有
一人引猛進見曰大司馬公可進猛拜翁曰王公何緣拜即十
倍售畚遺人送猛出父子居上公晉諸父為太宰父子居上公
山殷顧視乃嵩高山父子居上公時學父為太宰父子居上公

中代以來夢婦人當道哭博物志太公為灌令壇令文王夢見
未之有也夢婦人當道哭問其故曰吾是太山神
女嫁為西海婦灌壇令當吾道夢覺召賁育弗如司馬之勇賁
太公三日果疾風暴雨文王乃拜太賁育弗如司馬之勇賁
育弗如也

漢舊儀丞

問疾及廖

事則賜以養牛上尊

酒又曰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追上病使者還來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駱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若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駱

驢 步出府乘棧車北馬歸田里思過又司空朱博奏帝王之道不必相襲高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故事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今未更大夫而為丞相非所以重國政也臣願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

哀帝從之

後漢百官志司徒

漢舊儀曰哀帝元狩二年以丞為大司徒十年更名相國案獻帝初董卓自太尉進為相

國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曹公為丞相希慮御史大夫始罷三公公官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丞相府門無蘭不設鈴不警鼓言其深大闕遠無節限也

漢舊儀丞相車兩黑幡騎者戈鋒掾吏見禮如師弟子白錄不

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閣曰黃閣

又曰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視疾薨即移於第中賜棺賻葬

地葬日公卿以下會送命葬王

物理論高祖定天下置丞相以統文德立大司馬以整武事為

二府焉

應劭漢官儀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日一問起居百僚亦然
晉職官志丞相相國並秦官也晉受魏立並不置自惠帝之後
省置無恒為之者趙王倫梁王彤成都王穎南陽王保王敦王
導之徒皆非復尋常人臣之職漢高帝時始置以蕭何居之罷丞相何薨
宋百官志相國一人漢高帝時始置以蕭何居之罷丞相何薨
曹參代之參薨罷魏齊王以晉景帝相國晉魏惠帝時趙王倫
愍帝時南陽王保安帝時宋國高祖順帝時齊王並為國相自
魏晉以來非復人臣之位矣丞相一人成湯以伊尹為右相仲
虺為左相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悼武王子
昭襄王始以樗里疾為丞相後置左右丞相漢高帝初置一丞

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
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漢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建安
三年復置丞相魏世及晉初又廢惠帝趙王倫篡位以梁王彤
為丞相永興元年以成都王穎為丞相愍帝建興元年以琅耶
王睿為左丞相南陽王保為右丞相三年以保為相國睿為丞
相元帝永昌元年以王敦為丞相轉司徒荀組為太尉以司徒
官屬并丞相為留府敦敦不受成帝世以王導為丞相罷司徒
府為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為司徒府宋世祖初以南郡王義
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如故
南齊百官志相國蕭曹以來為人臣極位宋孝建用南譙王義

宣至齊不用人以為贈不列官

齊職儀相國紱綬袞冕服

魏襄王以公孫衍為相國趙孝成王以廉頗為相國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丞相

梁皆循其制官而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太宰太傅太

保大司馬大將軍並以為贈官時相國丞相秩萬石後魏有大將

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正光以後始俱置之然而尤重

門下官以待為樞密之任後後齊多循魏制乾明中置丞相河

清中分為左右亦各置府僚後周魏恭帝三年初行周禮建六

官有太冢宰靜帝二年置左右大丞相八月去左右號隋公楊

堅為大丞相隋有內史納

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令

唐百官志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然自漢

以來位號不同而唐世宰相尤名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

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

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

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宅官居

宰相職而假以宅名自太宗時杜濬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

證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

名非一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

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之名蓋始於此其後李勣

以太子詹同事中書門下三品位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

品之名蓋起於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他官居職者猶假他名如故自高宗以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正政事堂其後裴炎自待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于中書省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于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焉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自

開元以後常以領宅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故時方用兵則為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使又其甚則為延資庫使至於國史太清宮之類其名煩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其詳

五代史後唐長興四年樞密使馮贇加平章事以其家諱改同中書門下二品周顯德中樞密使吳廷祚亦以家諱改焉國朝中書門下題榜止曰中書印文行勅曰中書門下中書令侍中及丞郎以上至三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為正宰相二員以上即分日知印官至僕射以上書勅不著姓緣唐制領館職昭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首相領之集賢殿大學士次相領

之又嘗令首相領玉清昭應宮使亦如唐領太清宮使也後
罷之中書舍人以上至尚書為參知政事貳宰相之任也
乾德二年正月以趙普為宰相制既下時范質等已罷普等綸
誥將出無宰相書敕太祖令問翰林學士講求故事承旨陶穀
以為自古輔相未嘗虛位惟唐太和中甘露事後數日無宰相
嘗時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可以書敕學士
竇儀曰穀之所陳非承平時事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尹同平
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帝聞之曰儀之言是矣即命太宗書以敕
賜之四月以樞密直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薛居正兵部侍郎呂
餘慶並本官參知政事先是已命趙普為相將用居正等為之

副既而難其名稱召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有
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故以命之仍命不宣制不
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院使廳上事殿庭別設
塲位於宰相後敕尾書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皆半之蓋帝
意未欲令居正等名位與普齊也史臣錢若水等曰按唐故事
為御史大夫參議朝政魏徵為秘書監參議朝政蕭瑀為特進
參議朝政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劉幽求為中書舍人參
知機務皆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嘗欲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既
而謂崔知溫日待舉等歷任尚淺未可與卿等同名稱遂令於
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
事矣今穀不能引漢御史大夫亞承相故事為對醜以參知政
事為下丞相一等
穀失之矣惜之

開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詔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

今後令宰相趙普與薛居正等輪知
雍熙四年九月御史臺言文德殿常朝百官皆有搏位唯參知
政事每遇橫行參假未有搏位詔令位依排砌至道元年四月
詔曰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搏位先
異宜而為一遇宰相使相視事及商議軍國政事並得升都堂
先是呂端寇準並為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至是端作相準尚參
知政事端慮準不平且言臣兄餘慶任參知政事日悉與宰相
同願舉行之特從其請以慰其心焉

二年詔自今中書門下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其參知政事遇正
衙橫行參假並重行異位非議軍國政事不得升都堂祠祭行

香書敕並以開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詔書從事

時既寇準
即命復舊

咸平五年詔以宰相呂蒙正李沆各兼門下侍郎舊制三師三
公左右僕射平章事並兼兩省侍郎學士宋白梁周翰當草制
之夕忽遽遺忘其事帝以問白等不能對但乞改正更不降制
只貼麻用印重寫告身許之白等各罰俸一月

慶曆五年十月宰臣賈昌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有
唐別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相輔亦帶使名至于國初尚
緣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對持大柄向以關陝未
宣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庭防邊有序願罷
兼樞密使從之

皇祐元年六月詔中書樞密院非聚廳毋得見客

至和二年七月詔凡宰相召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自內拜者

聽行上事儀

治平二年五月命宰相韓琦曾公亮權兼樞密院公事以樞密

使富弼在告故也

三年五月帝謂宰相曰朕日與公卿等相見每欲從容講論治

道但患進呈文字頗繁有所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本司者

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歸有司中書

降敕而已

元祐令謂三省長官僕射為宰相

春明退朝錄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

置參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呂文穆李文靖

向文簡三相又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宮次三相皆帶館職洪文館大學

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為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

史首相領焉集賢次相領焉三館職唯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

文為重自次相遷首相乃得之趙令初拜止獨相領集賢殿大

學士續兼修國史久之方遷昭文館薛文惠與沈恭惠並相薛

自參政領監修拜相仍舊而沈領集賢畢文簡與寇忠愍並相

而畢領監修寇領集賢王太尉獨相亦止領集賢近時王章惠

龐莊敏初拜及獨相悉兼昭文修史二職非舊制也唐制宰相不兼尚書左右丞蓋僕射常為宰相而丞轄留省中領事元和中韋貫之為右丞平章事不久而遷中書侍郎又二府舊以官相壓李文正公自文明殿學士工部侍郎為參知政事而宋惠安公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遷刑部尚書居其至祥符末王沂公與張文節公同參知政事王轉給事中張轉工部侍郎而班沂公下意頗不悅乃復還貳卿之命止以舊官優加色階自後第以先後入為次序筆談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聲唱一聲屈則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唱謂之屈揖待制以上見則

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乃進湯皆於廣南橫設百官之位升朝官則坐京官以下皆立後殿引臣寮則待以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示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

朝夕納誨書說命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福若濟臣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跌弗視地厥足用傷又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又曰昔先王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保阿衡專美有商注保衡伊尹也言天下所取左相薛為湯左相十六平也汝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也相薛為湯左相十六相昔高陽氏有才八人蒼舒墮欽摶戲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

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李仲伯虎仲熊叔豹李狸忠肅恭懿宣
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以其舉
十六相去六相管子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矣尤明乎
四山也東方故使為士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太
辨乎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司空
封辨乎東方故使為士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太
賈謂陳平曰足下位安劉氏者必勃呂氏問宰相高祖曰陳平
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安劉氏者必勃呂氏問宰相高祖曰陳平
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周勃為漢伊周勃為布衣時
過此以後乃非所及終皆如言周勃為漢伊周勃為布衣時
登輔佐正國家難誅呂氏自立自海瀕而登宰相高祖恩澤侯表
孝文為漢伊周何其盛也立自海瀕而登宰相高祖恩澤侯表
先後官周能為次序後嗣共已遵業舊臣繼踵居位至于孝武
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與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
宰相寵以布被汲黯曰公孫弘在位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
列侯之爵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天子以為謙讓愈
益厚無功封侯私常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乃上
之也慮壹精神輔以醫藥因賜牛持祿保位學公孫以孺相其後蔡
酒雜帛數月病瘳視事

義葦賢元成康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
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
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召用儒生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召
迹見繩焉能勝其任哉程方進傳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
康迭為宰相注貢禹儒宗以孤童携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
薛廣德韋賢臣衡也儒宗以孤童携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
宗致為宰相何壽知何武有宰相器武初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
相甚盛矣何壽知何武有宰相器武初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
厚之空以公位歸第養疾後漢李通自為宰相謝病不侵事連
為司空以公位歸第養疾後漢李通自為宰相謝病不侵事連
第養宰相自有體朱浮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之不及其者三朱
疾魏公孫宰漢誠運動樞極梁統傳論夫宰相運動樞極感動
相魏公孫宰漢誠運動樞極梁統傳論夫宰相運動樞極感動
知宰相自有體朱浮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之不及其者三朱
難乎名宰朱穆論曰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名宰然猶不能振
御物名宰朱穆論曰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名宰然猶不能振
一貧賢薦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
一孤士侯使卿大累葉載德楊震傳論曰震為上相抗直方以
夫各得其宜者也累葉載德臨權先公道而後身名遂累葉載

克遂致敗亂為物議所譏及唐太宗平王世充威請謁見且稱
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隨朝相輔政亂不能臣救遂
令品物塗岸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朝野推服高穎事文帝
拜代舜蹈今既老病不能拜無勞相見朝野推服高穎事文帝
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蒙寄任之後竭誠盡節引進賢良以天下
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穎所薦各盡其用為一
代名臣其餘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
物無異議時政井平穎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及煬帝誅之
天下莫不傷惜國家有賊無行意李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嶺南
至今稱冤不已國家有賊無行意李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嶺南
將二三請行皆不行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出入將相二
為上公國家有賊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出入將相二
十年唐改文昌方布素之時不偶及其達也楊歷顯重出入將
乃至奢侈過召復位房元齡以謹歸第時長孫皇后將疾大漸
度物議貶之召復位房元齡以謹歸第時長孫皇后將疾大漸
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洩非有大故願勿棄相須而成太宗以
之褚遂良久抗疏理之遂召元令齡復位相須而成太宗以
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竟用元齡之策蓋房知
杜之能斷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竟用元齡之策蓋房知

太宗義師至渭北房元齡伏策謁軍定典章房元齡杜如晦共
門太宗一見如舊相識引為謀主定典章房元齡杜如晦共
規模典章文物危懼憂國事元齡疾既篤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
皆二人所定危懼憂國事元齡疾既篤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
劇便為政容悽愴元齡疾既篤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
宗曰此人危懼憂國事元齡疾既篤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
進拜司空乃留朝政依舊監修國史元齡乃抗表陳辭太宗遣
使謂之曰昔留朝政依舊監修國史元齡乃抗表陳辭太宗遣
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良相上對創
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元齡遂止
業守文破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時方草昧群雄競逐攻
亂昏暴殆天授人興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徭役毒
之世方敢衰刻窮之國繇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元齡從我定
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守文之不易然則業不難安天下富貴則驕
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易然則業不難安天下富貴則驕
難方與公等慎之元齡當國夙夜勤強任公竭節以文雅處
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己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處
令務為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以文雅
盡其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以文雅

緣飾吏治上引賢者下不肖杜如晦字充明進位右僕射仍領

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技士論謂一人

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棟梁之用如晦隨大業中以常調

此離間吾君臣邪序嶺表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

深所器重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後如手詔製

晦為相以孝基有知人之鑒為其樹神道碑以紀其德

碑如晦薨太宗手詔著作郎虞世南曰朕與如晦君臣義重不

幸奄從物化追念動舊痛悼於懷卿體吾此意為製碑文也

一鏡魏徵傳太宗常謀謂侍臣曰天以銅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

鏡以防過今魏徵帝親製碑徵薨陪葬昭陵太宗登苑西樓望

殂逝亡一鏡矣翰林學士白居易奏今曰奏宣令撰與李

碑文并舊宅還子孫師道詔收贖魏徵宅還其子孫甚合朕意

為書石舊宅還子孫翰林學士白居易奏今曰奏宣令撰與李

允依奏者臣伏見魏徵是太宗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於

子孫合憂加卹今緣子孫窮賤舊宅典賣與人師道請出私財

收贖却還其後嗣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報掠此美若

便許臣恐非宜伏望明敕司有司持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以

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美歸聖德苟臣有所見不敢不陳其仁者

與師道詔未敢依依宜便撰伏待聖一日憲宗深然之

之勇韓休為宰相時侍中裴光庭卒上令萬舉賢以代之高以

不協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峭直元宗既命蕭嵩為相嵩性寬

乃能如此是仁者之通也峭直博多可及嵩引韓休同列休

峭直骨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切直上每從禽苑園張樂禁

中稍為過差必頤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畢而諫疏輒至上嘗引

鏡自照然不樂左右曰韓休入相陛下無一日盡歡何不逐

去使天顏戚戚上曰吾親雖瘦天下必肥蕭嵩每啓事言必順

旨退而思天下事我未嘗安寢韓休每數陳理道言必許蕭嵩

掖王鐸蕭嵩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跌

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鐸

不獨司長臣應舉時鐸為主司以臣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

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圖形凌烟閣貞觀十七年詔司徒趙國

無負矣遘謝之而退圖形凌烟閣貞觀十七年詔司徒趙國

圖形於凌烟閣魏徵季秋花則天時杜景佺為相則天嘗於內

房元齡杜如晦預焉季秋花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

諸宰相曰陛下德及草木故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
過也景佺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為災
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
木黃落而忽生此花噴陰陽也臣恐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
又臣等忝為宰相助天理而不知和臣助天理物上沈學
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
有謀能斷大事則天問狄仁傑曰朕欲待以將相仁傑曰荆州
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則天乃召之為洛州司馬
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遣之
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也今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遣秋官侍郎
及姚元之將赴靈武則天命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元之曰東之
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唯陛下急
用之則天即日召見拜之為相且八十矣
宗能算生張說明皇雜說宗與張說同為宰相輔頗懷疑沮婁以
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為人稍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沒之
後以吾平生同僚當求予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
於帳前張若不顧汝計家事舉族無類矣若顧此吾為無虞當
錄其玩用致公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即時錄進仍先磬

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
若却徵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使視其鐫石仍告已具聞上姚
崇既謝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姚崇諸子悉如教誠不數
日文成叙述該詳時謂極華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
時成歲亭育之功成後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欲加
刪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視其碑仍告已奏御使者復命張悔
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宋璟
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歷後突厥默啜負疆數窺邊侵
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為其扭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
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環顧天子方少恐後于寵蹈利者
夸威武為國生事故抑之喻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
食死張嘉貞後為相閱堂案見以十事說天子贊曰姚崇以十
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中初皆已施行信不誣
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元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史臣稱
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環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
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觀天子不求邊
功環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悼其害可謂先見矣然魯三
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

蓋難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上舉蘇宋自代姚崇有足疾舉蘇宋
矣夫再升台坐三入冢司再升台坐三入冢司也父子同時為相
為政相得甚歡環到正多所裁斷頤皆順從其美環嘗謂人曰
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為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若盡臣節
斷割吏事上闕羊以申諷諭張說始為相帝欲事吐蕃說密請
即過其父說謂源乾曜曰君冕好兵以息障塞帝曰朕待王君
冕計之說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雋州聞羊於
後君冕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雋州聞羊於
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聞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
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綵千足後瓜州失守君冕死
朝廷大述作多其出手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秘謀密
計甚眾後卒為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詞有所為
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
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
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
謂得江山助云開元後宰不以姓著上燕許大手筆蘇頌自景
相不以姓著者燕公云

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日卿所
為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
裕著論曰近臣詔誥惟詔令副本留中上諤諤有大臣節張九
頌叙事外自為文章云詔令副本留中上諤諤有大臣節張九
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所推引皆正人上
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上諤諤有大臣節張九
房幄安有外言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遣宦奴牛
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遂奏之請誅安祿山安祿山初以
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請誅安祿山安祿山初以
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辭幽州者此故難也及計奚焚丹
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壯曰讓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
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
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
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稱曲江公而不
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
名上以文行為上所無九齡為相以文行為上所無九齡
為燕詩以貽林甫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祇
見玉當開綉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集莫相猜

為燕詩以貽林甫

上風度

九齡遷尚書右僕射罷政事後宰執每薦引公卿上必問度得如九齡否

罷相賦詩

李適之罷相遂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鎮靜和

九年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馬門道路妄言兵具至京師驪走

塵起百官或戰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李白石曰事

未可知宜生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安安適人

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望南闕

陰持兵俟變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率眾立望仙門內使趣金

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既覆名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知其誰

耶射中賜卮酒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從愿乎上曰然自舉甌

以示之乃賜卮酒是時崔琳從愿玄宗欲倚以為相數矣竟以

宗族蕃盛附比片言悟主房瑄贊曰唐名儒多言瑄德器有王

者眾卒不可用片言悟主佐才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

師訖不復振原瑄以忠諫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

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

望備實不副則警毀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惟懼不失為名相

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于虛浮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

起布衣二暮至宰相

張鎬起布衣二暮至宰相居身清廉不殖

而天下之人在位日淺天下推為舊德上多識大體鎬自入仕

推為舊德云在位日淺天下推為舊德上多識大體鎬自入仕

仕宰相居身清廉不營資謙恭下士達練事體苗晉卿寬厚廉

善談論多識大體故天下多具瞻心畏慎未嘗忤人意性聰

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及東鈞衡小心畏慎未嘗忤人意性聰

敏達練事體百司文簿經必曉而修身守位以智自全議者

比漢之苗晉卿比漢胡廣上復正觀開元之太平崔祐甫為相

胡廣也苗晉卿比漢胡廣上復正觀開元之太平崔祐甫為相

所弘益天下為以復除吏職幾八百元載東政公道隘塞官由

正觀開元之太平除吏職幾八百元載東政公道隘塞官由

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猜榮四方貴

貨賄求官者道路相屬靡不稱遂而去於是大壞紀及元載敗

楊綰尋卒常哀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與

匹夫等非以詞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稱絕然無所甄異

故賢愚同滯及祐甫代哀薦延推舉日除十數人作相未逾年

凡除吏職幾八百矣多稱允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

多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令臣進擬必須諸其才

行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識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獲謗

之由實在於用道德寬大以弘上意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
此上以為然用道德寬大以弘上意相頗用道德寬大以弘大
意故建中初政聲藹然選擢賢俊李吉甫自翰林丞旨拜平章
海內相望正觀之治也選擢賢俊事詔將下之夕感恩出涕謂
裴垕曰吉甫自尚書郎疏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纔
滿歲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賢俊今則惜然莫
能知否卿多精鑒今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有得人之稱矣
十餘人數日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有得人之稱矣
朋黨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聞應制舉直言極諫科二
為甲等吉甫泣訴於憲宗前於陵等皆貶出元和初吉甫經畫
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武元衡裴度繼之而韋貫之李逢吉
議深以用兵為非故逢吉常怒吉甫之子德裕於元和時久不
謂而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常排擯之及逢吉代裴度為相既
得權位銳意報怨元稹與李紳李德裕同為翰林學士情意相
善當時謂之三俊既稹作相逢吉講稹陰事出為同州刺史時
僧孺德裕俱有相望逢吉欲僧孺為相而俱李紳李德裕於禁
中沮議乃黜紳為御史大夫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及昭愍遇盜
而殂文宗即位召德裕入朝裴度薦以為相而李中閔有中人
之助拜平章事俱德裕大用出為鄭覃節度使德裕為逢吉所

擯在浙西八年徵入朝未旬時又為宗閔所逐中懷於悒無以
自申賴鄭覃侍講禁中時稱其善覃為工部尚書罷侍講學士
覃稽古守正常嫉人朋黨為宗閔所薄故也及德裕代宗閔出
為興元節度使李訓鄭注素惡德裕排已復召宗閔於興元代
德裕為相及宗閔再貶文宗崩會昌初德裕再東政發宗閔舊
事貶郴州司馬僧孺集為德裕持撫欲加之罪但以僧貞方有
素人望式瞻無以伺其隙及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擯
子之誠以斤僧孺又目為太牢公其相憎如此故文宗以二李
朋黨繩之不能去嘗謂侍臣曰乏知人之鑒關之鑿如大言虛
誕者播必親說而親信之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翼從元衛被
貞已貶而播猶執政議者不平遂罷為刑部尚書翼從元衛被
憲宗嘗內出庫子箭陌力賜左右衛使侯宰相入對地震為相
憲宗以為翼從及建福門退至文宗太和八年方停對地震為相
帝以大聖明睿通天人之理因周三州之震云天下之氣不適
其序人亂之也人政非錯則上感陰陽之氣陽伏而不能出陰
近而不能升於是有人地震又孔子於春秋所記災異先地震食
日蓋地載萬物曰為君象震有感傷天地見青書之示戒用警
後王伏願陛下勉保虔恭之誠動以和萬物綏萬物為慮則變

異自消休祥可不受四方問遺文宗時宰相宋申錫為王守澄致也帝深然之不於禁中訊鞠文宗終悟外庭之言貶申錫開州司馬申錫自居內庭及為宰相以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納賄賂遂成風俗不暇更防違害且與貞元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謹潔尤以公廉而為已任四方問遺悉無所受既被罪為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所還問遺顧問必極言李晟之在鳳翔謂賓介曰魏之狀朝野為之難息者之事非勲德所宜晟歛容曰行軍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等幸得備位將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豈所謂有犯而無隱知無不為者乎是非在人主所擇爾叔度慙而退故晟為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上躬盡大臣之節性沈默未嘗泄於親上學陸贄為相常自以少年入翰林蒙幸天子天子長養成就之吾所學不清儉為時所稱鄭餘慶再為相罷免皆非不恤其宅清儉為時所稱大過尤以清儉為時所稱不敢更入中書文宗時宰相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是鄭覃陳夷行用事

三年四年臣與李珣同之臣蒙聖慈擢處相位不能悉心奉職鄭覃云三年臣之後一年不如一年臣之幸也陛下縱不誅夷臣合自求泥滅因叩頭曰臣今日便辭不敢更入中書即趨去上令中使還召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及此於是嗣復數日不入上表請罷帝方委用乃罷鄭覃壞白麻諫議大夫陽城曰脫以夷行知政事自是政歸嗣復壞白麻諫議大夫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觀唯州圖以為不祥韋執誼自卑官之竟坐延齡為國子司業觀唯州圖以為不祥常忌諱不欲人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常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州執詣遽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觀之乃唯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不管葛伊周敢出口及坐王叔文黨果貶唯州司戶卒於貶所管葛伊周王叔文本以基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通德宗令直東宮皇太子頗重之宮中之事倚之裁決與韋執誼韓泰呂溫柳宗元劉禹錫等十人定為死交德宗崩順宗疾久不復聞庶政深居施簾帷閣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惟中可其奏王任嘗論上屬意叔文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其曰詔入翰林為學士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善請用為宰相叔文因王任任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託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于中書俾執誼承奏於外韓泰劉禹錫等唱和曰管曰葛曰

伊曰周凡其黨憫然陰結權倖以求宰相皇甫鑄陰結權倖以
自得謂天下無人其姦邪嘗因面對語及天寶中事群曰安危在出令存在亡繫
所任元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絃杜暹則理用李林甫
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漁陽起兵是理亂
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理
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存亡繫所在
右為之感動鑄深銜之而憲宗終用鑄為宰相
工上調陰陽下安黎庶文宗以淮南諸道累歲大旱租賦不登
鎮之郭承嘏論之曰宰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民致君堯
舜致時清平俾之閱簿書算緡帛非所宜也帝深嘉之閱簿
書算緡帛工唯器自適韓愈作進學解云校短量長復入相如
父年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年十四平泉別墅德
之孫敬義者後唐時退官居洛南平泉舊業為河南尹張全義
者所知初德裕於平泉置別墅採天下奇葩異竹珍木怪石為
一園池之翫自為家戒序錄志其草木刻諸石云移吾片石折吾
一樹非子孫也須巢蔡之亂洛都矣燼李氏花木多為都下移

植樵人鬻賣園亭掃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踞之最寶惜者
有中使監全義軍者曰得此石置於家園敬義泣謂全義曰平
泉業吾祖戒約甚嚴子孫不肖動違先旨因託全義請石於監
軍監軍分然厲聲曰巢賊敗後誰家園池完復豈獨平泉之石
哉三遇異人德裕自言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故入
再謫南荒未嘗有前知之士為予言之不疑朋黨宗恩顧委以
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不疑朋黨宗恩顧委以
樞衡之策論兵舉無遺悔以身扞難功流社稷及昭肅矣天下
不逞之伍咸害其功白敏中令孤絢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
疑之置之臺閣及德裕失勢抵掌戰手同謀斥逐而崔鉉罷相
亦怨德裕故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相與持撫令其黨人訟德
裕輔政時陰事乃罷德裕分司東讀書不輟特達不羣好著書
都再貶潮州司馬又貶崖州司戶讀書不輟特達不羣好著書
為文獎善嫉惡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奇才史臣曰德裕以
初貶潮陽雖倉黃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奇才史臣曰德裕以
之遇言行計從功成事遂觀其禁掖彌綸品廊啓奏料延英對
敵制勝襟虛獨斷如由基命中固有虛發實奇才也延英對
宰相文宗即位虛心聽納每大專德裕在相位已久朝臣為其
延英對宰相文宗即位虛心聽納每大專德裕在相位已久朝臣為其

罷相後中貴人上前言德起草指縱皆獨決德裕自開成五年

裕大專宗武頗意頗不悅起草指縱皆獨決於德裕諸相無預焉

會昌四年平澤潞首尾五年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白敏

中與李德裕有隙馬植以文學政事為時所知自黔中觀察使

德裕素不重之宣宗即位宰相白敏中與李德裕有隙凡德裕

所簿者必不次拔擢之乃加植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轉運

使尋拜相及敏中罷相植亦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金印朝天客楊收王鐸皆薛

逢之同年也收作相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隄避

路人或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文大街之王鐸拜

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

重今朝山岳一毛輕鐸又怒之

公卿以下皆頤指氣使揚國忠既以

處決機務居之疑立朝之際或攘袂抗笑中有刀李義府狀免

腕自卿公以下皆頤指氣使無不驚憚

必嬉笑而禍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已微忤意者棘加李猫

傾陷故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上銅山大賊義府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嘗遣子司議

詔書當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於是右金

吾食曹參軍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太常伯劉祥道

等推其事義府除名長流雋州諸子並除名長流朝野莫不稱

慶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

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不識杖杜宇

其家故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竟入

玄宗朝宰相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忘

之林甫典選部時部人嚴向判語杖杜二字林甫不識謂吏部

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弄

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間有弄慶之慶客視之掩口弄

慶上奏請必先賂遺林甫每有奏請必先賂遺左右伺察上旨

臣接對拘檢難拘私欲自得林甫一以秀成故杜絕逆耳

之言恣行宴樂社席無別不以為恥由林甫之贊成也

桃賦林甫聞蕭穎士之名欲拔用之時穎士寓居廣陵居母喪

即衰麻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哀

麻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忿乃著代櫻桃賦刺林甫云擢無誅庸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廟廷之右地
不附已者與妃韋氏絕上亦知太子妃凡太子不自安乃上表請長安中別起推事院誅鋤不附已者左相李適之子曰雲嘗盛饌以邀眾賓竟日無人敢往其威如此適之尋亦罷知政事不能弼諧啓沃德宗幸奉天盧杞等並貶黜關播尚知政事中於盧杞也既而播亦罷相改刑部尚書太常卿韋倫於朝堂嗚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弼諧啓沃使天下至一至於此而尚為尚書可痛哉邪宰相盧杞既貶新州司馬德宗又欲授饒州刺史諫心哉邪官上疏論之袁高當宿直草制亦執奏之乃改澧州別駕上謂李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勉對曰諷上盧杞姦邪天下人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謂姦邪也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惟岳田悅等叛河北河南連兵不息京師帑廩不支數月杞以涇師犯闕亂兵呼於市曰不奪汝商戶燬質矣不如被盜賊以涇師犯闕亂兵呼於市曰不奪汝商戶燬質矣不稅汝間架除陌矣是時人心愁怨涇師乘間謀亂奉天奔播職杞之由物議喧騰乃貶杞新州司馬咳唾立至

青雲

吐作相矯詐陰賊排斥忠良朋附者咳忌能妬善杞居相

妬善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惡顏真陰禍賊物同處台司心甚

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歿於賊陰禍賊物同處台司心甚

不悅為杞所諧京兆尹嚴郾與炎有隙杞乃擢郾為御史大夫

以傾炎炎既遂於崖州而死心又惡郾圖欲去之宰相張鑑忠

臣有才上所委信杞頗惡之會朱滔朱泚敗殿中侍御史鄭詹

蔡廷玉者離間滔滔論奏請殺之廷玉既敗詹與張鑑善每伺杞

遣吏監送廷玉投水而卒杞因奏曰恐朱泚疑為詔旨請三司

按鞠詹又御史所為稟大夫命并令按郾詹與張鑑善每伺杞

晝眠詣鑑杞知之他日杞假寐佯熟伺詹果來方與鑑語杞遽

至鑑閣中詹趨避杞杞遽言密事鑑曰殿中鄭侍御在此杞佯

諤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時三司使方按詹郾獄未具杞

奏殺詹郾為驩州刺史鑑尋罷相出鎮鳳翔真陰禍賊物如杞

此不許李懷光朝覲而德宗幸奉天李懷光率兵赴難朱泚解圍

姦倭且曰天下之亂皆此輩也吾見上必請誅之杞等微知之

大懼杞因說上今懷光乘勝逐此收復京師不許其至奉天朝

覲懷光大怒來護兒兒作宰相來恒及弟濟相次知政事時以

遂有異志

恒濟俱以學行稱時虞世南子昶既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累居上作之司濟初升相位許敬宗難曰士之登庸不繫世業復道則為永冠失緒則為匹庶來護兒兒改鄉里五代史作宰相虞世南男作大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改鄉里後唐馮道瀛州人也唐長興二年勅瀛州景州景城縣莊來蘇鄉改為元輔鄉朝漢里改為孝行里洛陽莊貫河南府洛陽縣三川縣改為上相鄉虛臺里改為中台里及拜守太尉兼侍中論時事又奉上勅改上相鄉為太尉鄉中台里為侍中中里時政曰道為相天成中明宗問曰時事如何道對曰時熟人安帝之君人所慕之桀紂之主人所惡之蓋為有道無道也今陛下恭修儉德留心治道民無徭役故曰堯舜之日不過人安俗阜爾正觀十年已後魏元成等奏太宗曰願常如正觀之初臣今願陛下常思登極之初則天下幸甚戊午帝又謂道曰時正何者為切道對曰務惜生靈為切臣記近代詞人為古調詩云正月賣新絲二月糶新粟救得眼下倉刻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此詞義久雨無妨聖雖淺規諫道深臣諷誦之實覺有理帝深納之政長興二年帝謂馮道曰春兩稍多久未晴霽何也對曰水旱政作沴雖是天之常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

擊恩宥久雨無妨於聖政矣好宰相明宗初入洛遽謂近臣安重誨曰先帝宗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項在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食卧則花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耕耘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為已任性廉儉不受四方之賂不以片簡擾諸侯私門之內無累茵無重味不畜姬僕不聽絲竹有寒素之士來見者必引於中堂語及平生其待遇也心無適莫朝代遷質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移也歷仕四朝三入中書上沒字碑任園見中書書姓名投硫礪瓶中清泰初中書闕輔相末帝訪之於朝左右曰臣見班行中所譽當大拜者姚穎盧文紀崔居儉爾或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惑未帝乃俱書當時清望達官數人姓名投硫礪瓶中月夜焚香禱請於天旭旦以筋挾之首得文紀之名次即姚穎末帝素已奇待歡然命之三不開末帝命馬裔孫為相其中書百職裔孫二人同升相位三不開素未諳練無能專決但書名而已又少賓客時人目之為三不開夢神授二筆裔孫初為河中從事因謂口不開印不開門不開

有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殊禮手授二筆一大一小為翰林
學士裔孫以為契鴻筆之兆泊入中書治事堂吏奉二筆大小
如昔時夢讓子授員外郎晉開運中朝廷以宰相桑維翰長子
中所授者讓子授員外郎坦為屯田員外郎次墳子為秘書郎
維翰謂同列曰漢世三公之子即廢久矣近或行之甚喧外議
乃抗表曰回讓不受尋改坦為大理司直墳為秘書省議者喜
之希旨取容國政事一以委之時少帝方務奢佚後宮大恣華
侈玉希旨取容未嘗諫上故少帝愈寵焉玉曾有疾帝語名動
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伺玉愈即得除授其待任如此
殊俗有虜遣不用照二百里古鑑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相太
鑑自照二百里欲因弟獻以求知其弟伺聞從容言之公笑曰
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
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寬好真宰相之言東齋記事薛簡肅
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真宰相之言公天禧中為江淮
發運使辭王文正公王無它語但云東南
民力竭矣薛退而為入曰真宰相之言也

丞相

事無大小皆決

史記二世誅李斯乃拜趙高設鹿為馬趙高丞

為亂恐羣臣不聽乃設驗持鹿見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

相誤耶設鹿為馬問左右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

中諸言鹿檄召鄧通廉蒼免相文帝以申屠嘉為丞相嘉為人

者以法嘉萬文皇帝常燕飲通家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

賞賜累鉅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其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

慢之禮嘉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其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

之禮不可不肅朝罷嘉為檄召通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跪

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貴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通

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使吏令行斬之上度丞相之當至丞

相韋賢魯人也讀書為吏至大鴻臚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丞相
相四人使相之至第二子名元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丞相
曰我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後賢為丞相令諸吏帶劔前奏事
而病死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元成
魏相以文史至丞相好武令諸吏帶劔而敢入
或有不帶劔者當入奏事者乃借劔而敢入
而至丞相樂侯以十年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

也合丞相封侯公孫弘封平津侯六百五十戶丞相封侯自弘始

多陰謀丞相陳平為高祖謀日出六奇計歎曰我多陰謀到冢

親戚貴達願得續陽遷大傅前漢王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

陵為帝太傅實奪之權陵安劉氏初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

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安劉氏智有餘王陵少匱可以佐之

過此以後非乃所及終皆如言上佐天子理陰順陽四時下

遂萬物之宜漢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

幾何勃又謝曰不知汗出決背愧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

曰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

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平謝曰主臣陛

下不知其為下使使得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

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史卿大夫各

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太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

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又

欲強對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順之勃謝免相

而平轉為不受私謁文帝以御史大夫申屠嘉為丞相嘉為人

右丞相也嚴青翟趙周皆以列侯繼踵躋躋兼謹好儒術實嬰

帝時薛澤嚴青翟趙周皆以列侯繼踵躋躋兼謹好儒術實嬰

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以肺腑為相景王皇

孫為丞相田蚡為太尉嬰蚡俱好儒術推以肺腑為相景王皇

穀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也

后同母弟也武帝即位以舅武安侯蚡新欲用事畢下賓客進

名士欲以傾諸將相及為丞相上初即位蚡以肺腑為相入奏

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

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蚡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

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

為漢相尊不可以凡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申諸弟田園極膏

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奉邑

婦女以百數諸奉珍物狗馬玩好不勝數注旃旗也

無水災蚡為丞相元光中河決瓠子蚡奉邑食鄒居河北河

皆天事未易以人事强塞之未必應天而所推舉皆廉士韓安

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

長孺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馬貪嗜於財

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

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

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

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

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

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

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

名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下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年
丞相紛莞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
視蹇甚乃更以薛澤為丞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弘以春秋之義
相安國數月愈復為中尉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弘以春秋之義
繩臣下賜子孫爵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宰相身行
取漢相賜子孫爵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丞相公孫
弘者竟以善終於相位弘子度嗣爵後坐法失侯表德彰義不
所以率屬化其賜弘度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
受印綬自公孫賀字子叔代石慶為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
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
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有與左右
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
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作使加徽號於晉祖
亦獻徽號於虜命宰相馮道充使及行將達西樓虜長欲自出
迎道虜之羣僚奏天子無逆宰相禮乃止其名動殊俗也如此
禪僧放鷹或人問馮道於少帝曰道好平時宰相無以濟其艱
平時宰相上是非相半馮道常問熟客曰道在政事幸有曾孫

在目前

周蕭愿梁宰相頌之子曾祖倣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
次愿為兒童戲効為呼傳之聲倣謂客曰余不敢以得

位而有

曾孫在吾目前居相位不預政事九國志南唐徐
令又有曾孫在吾目前居相位不預政事

相市不預

政事尤好神仙服餌常以賦金碗玉杯盛溲溺與馮
價市人丹砂以充用士流以此鄙之

延已俱作

相尤輕延以嘗謂人曰金議公事但熟睡後蜀徐光
碗玉杯而盛溲溺可乎數年而罷

門優游

廊廟十有四年之國朝范質為人敏悟清正儼然有大臣
下優游廊廟十有四年之國朝范質為人敏悟清正儼然有大臣

廟十有

四年而朝野無間齷齪固寵沈倫十年在相位齷齪固
言措紳有嘉譽抑有由也齷齪固寵沈倫十年在相位齷齪固

擇民雅信

因果之說常盛夏裸坐室中恣蚊恣蚊蚋蝥膚以徼
蚋嗜其虜通夕不寢寐以徼福人皆笑之

福上言

丁謂曹利用不可輔幼主章聖既倦政而丁謂曲姦迎
福上言丁謂曹利用不可輔幼主章聖既倦政而丁謂曲姦迎

相寇準

使殿請對言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
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至謀引大明敷照重霄若丁謂恃

才而挾

姦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王恐敗陛下家事
才而挾姦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王恐敗陛下家事

因俯伏

嗚咽流涕真宗命中人掖起諭慰之明日謂之黨
因俯伏嗚咽流涕真宗命中人掖起諭慰之明日謂之黨

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以中準準生無地起樓臺相公魏野贈是罷相乾興元年貶雷州司戶參軍無地起樓臺相公魏野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至賜宴惟兩府預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寇準比謂鄭公狄梁公祐大臣鎮撫寇公宣撫南夏非久即還寇準比謂鄭公狄梁公祐中上因覽史見準忠於國家因謂近臣曰故太子太傅萊國寇準方嚴梗亮有文武全才在二宗朝建大功大節上親篆旌忠之碑以表其隆天下之人過求虛譽無大臣體景德三年準罷皆以比魏鄭公狄梁公焉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相是日王旦入謝便坐上謂曰寇準竊國家爵賞過虛譽進賢退不肖大中祥無大臣體罷其重柄亦素保其終吉也進賢退不肖大中祥上謂王旦等曰上書者言中書不言事罕接賓客政令頗稽滯且等對曰中書當言者惟進賢退不肖四方邊事郡縣水旱官吏能否刑法枉直此數事自奉德音勳稟進止外人不知者是臣等無陋言也罕接賓客誠亦有之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邊要藩郡州知及非次將命羣官使臣辭見之後多接見又或賚到劄子者觀其所言可以詳悉洎再加詢問多涉陳乞大約中書庶事動守程式不敢隨意增損行遣疾徐日有奏籍然思慮不至事有未便未免重煩聖斷是臣等過也皆再拜上慰諭之

罷百官班賀新授玉清昭應宮使王旦赴上曰權罷百官班賀

相進秩百官班賀先是旦領使職詔太常撰赴上儀禮官言唐制宰相進秩百官班賀開成中宰相鄭覃加太師於詹事府禮上旦

罷語開元天寶政治九年止與宰相語唐開元天寶政治因曰姚崇宋璟真名相也明皇委之無疑誠為

至當而過信國忠林甫斯可惜也王旦曰姦邪之人誣陷良善

危數四而人歸唐德者賴祖宗仁恩浸厚故也上曰陸贄言

德宗英睿有獨斷御衆之志且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獨治也姚

宋真名相上手植三槐以為識王旦沉黙好學父祐器之常曰此兒異日必為三公輔臣因手

庭三槐於登柄用十八年為首相當國僅一紀

一紀上當國年深始終如一待漏院附臣等奏曰旦王旦令其子至不謂上曰旦既堅辭諒亦難為其意至於引退未可輕言朕察其至誠固非矯飾况體質羸弱衆所共知但當固年深始終如一鎮靜中外實賴焉敏中與之同列最久必孰見履行未嘗有一事于撓朝廷斯亦難矣敏中曰旦之為人實如聖誨陛下春

待優異終始保全自古輔平世之良相旦之為相也屬罷兵之
相遭遇之榮無以加也法度承導善意妙於啓奏言簡理順有識略善鎮定大事慎惜
名器叙進林品使人各得其所雖拂於已者亦不以私廢公陰
薦天下士有終身不知者措紳咸服其平恕久於其位終始如
一上以此優待之冲澹寡欲奉身至薄所居舊第甚陋被服質
素家人欲以繒錦飾檀席愠而不許其在書未嘗奏蔭諸子
婚姻不求門閥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反篤甚篤留意大雅及近
世典章官族志敦獎名教中外莫不致其題品平當王沔在中
風德為國宗臣上所尊禮平世之良相也而題品非當進退必
非九人用胥怨矣夫謁見沔必甘言以啖之皆大喜過望得及第者十八九親試
者舉人必命近臣讀所試詩賦因升黜之沔善撫夷夏和陰陽
不讀書聲氣數暢凡經沔讀者十八九得及第不讀書聲氣數暢
淳化五年上謂呂蒙正等曰朕以宰相之職所任甚重欲修唐
朝書考之事以責卿等輔佐之効又念考第之設亦空言爾莫
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度大理一人端拱無事此宰相之舉官
職也豈有居其事而不知職任乎蒙正等俯伏而稱謝
故事十一月三司判官者了不能得雖多亦奚以為宰相呂蒙

正對曰臣職在辨論官材認領眾職而使陛下孜孜勞於求賢
臣等之罪也上曰人心不同不如面焉使卿等何由盡知朕以
求人之要莫若責舉主因詔蒙正已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
可任以事者一人以姓名聞蒙正奏曰臣備位宰相可以進百
官今獨舉一二人示天下以隘也上曰前代亦合有宰相舉官
故事令史館可檢討之既而有司具以歷代故實求上上復召
講蒙正曰虞卬子舉孫叔敖在祐甫舉吏八百員狄仁傑自薦
其男光嗣為也官員外郎何謂無也因書優孟對楚莊王錄孫
叔敖之詞故事為一幅以賜蒙正稽留不決慎廟堂政事多稽
蒙正再拜退而各舉所知以名聞給事中張昉取介士也昉初甚
留不決時未嘗以私事干廷尉李昉在相位曰不敢有所請託
以此少之未嘗以私事干廷尉李昉在相位曰不敢有所請託
薄之而雅厚善張洎及昉之罷政事也洎草制深攻昉之短而
必朔望常詣弟謁見人或冒必李公待君素不厚必曰我掌廷
尉曰朝廷諸公多所請求李公未嘗賜飛白書至道二年五月
以私事干廷尉我由此重之故也賜飛白書上飛白書數幅
以示近臣字亦廣盈尺先賜宰相呂端一幅侍顧命元老不
臣因竟前事取上笑曰昔劉洎登床正如此矣顧命元老不
名呼真宗初即位對宰相皆不名呼呂端等再拜學飛白書自
懇請帝曰公等願命元老朕何敢比先帝乎

召為相 天聖初上學飛白次忽書王欽若三字中人持示太后
因命緘為湯藥合以賜之遂再召為相及欽若至中外
無有奏許契丹借雄州牧馬 欽若在書契丹遣使言被國飢
知者 奏許契丹借雄州牧馬 欽若在書契丹遣使言被國飢
之上問其故對曰夷狄果有窺中國之心豈先著書 沮太后臨
蓋欲以此相試爾爾但許之果彼必不來果如其然也
朝章聖不豫彌留之際劉后諷宰臣丁胃欲臨朝中外洵無
皆言者時宰相王曾胃后戚錢惟演田漢之呂氏唐之武氏
皆為非據之位其太子孫誅我不保首領公實肺腑何不白
皇太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建長樂為太后以甫政豈不劉
氏之為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而於天下非惟劉氏之禍恐亦
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太后其議遂止上既即位奉遺制軍
國事權聽太后旨丁胃洽后意乃奏議太后朝近臣以決大政
皇帝惟朔望見羣臣其餘庶務悉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
中取可旨即下不覆丁胃之當皆以為是王曾獨曰 太祖
太宗先帝之天下也非劉氏之天下也奈何使兩宮異位不共
天下之政是壘主上之聰明絕下情而不使通况官人專政政
之害請依後漢馬鄧故事凡御朝帝坐於右垂簾以奏事從之
朝士以呂夷簡比姚崇 夷簡時之名相多識知謀慮上嘗以比
為名言 姚崇孫沔雖言其短上不以為非夷簡

觀之乃胃人日元規之言可胃藥石 賜生日物 翰林學士賈黯
但恨聞之違其十年其度量如此 賜生日物 翰林學士賈黯
奏大節日陛下朝廷頒資詔文須言資助家庭宴樂之意伏見以
壽相大臣同國休戚生日願資伏望權寢曾公亮 救弊以漸月
將一相大臣同國休戚生日願資伏望權寢曾公亮 救弊以漸月
上問執政積弊之衆何以裁救富弼對曰須以漸厘改又問寬
治如何吳奎對曰聖人之治國以寬然不可以無節書曰寬而
有治從對明皇治政 閏五月上問執政日唐明皇治政太平來
容以和對明皇治政 閏五月上問執政日唐明皇治政太平來
精求治委政得人所以治安未年任非人遂致禍亂人主惟在
擇賢不可使姦人其當國胡宿對曰姦人得志亦以貴妃平預
國事故也吳奎曰明皇姓豪邁死防檢用王忠嗣統制万里如
忠嗣統可矣如安祿山祭點亦令統制万里安得不兆亂乎上
皆以常務付有司 三年上謂宰相曰朕日與公等有見每欲從
為然 常務付有司 三年上謂宰相曰朕日與公等有見每欲從
止進孰狀及事有定制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降敕而已 一片文章
近事李建勳博覽羣籍頗善理論宋齊並嘗 三入春明退朝錄
日李相清談不必潤色自是一片文章矣 三入春明退朝錄

趙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兩入呂文穆太宗朝居位不
再相真宗朝一入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皆三入
久杜祁公相甫百日當慶曆四年郊祀詔寇公袞又升輅奉冊
日改謚諸后杜祁公罷相知兗州寓北郊佛以待兗州踰再使
中書宗寺充自汶陽召還過其寺造謁而杜公日處此幾與在
位不奏請唐宰相奏請即退延英止論政事大駭其進擬差除
久矣奏請但入熟狀畫可今許存有開元宰相奏請二狀卷鄭
改鳳池葉肉載兩為相奏擬狀數卷祕府有擬狀注制十卷多
用四六紀其人履歷性行論請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寇萊公
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為唐時宰相蓋嬾於命詞也今中書日進
呈羗除退即批聖旨而同立列押字國初范魯公始謂為之
旬假對後唐王及善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太祖
臣猶于后殿問聖軀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
猶在夜啓金滕事已非時稱加作至真真宗朝時旬假甫拜命
臣始不入寶元中西事方與假日視事至慶曆初乃如舊拜命
詣景靈宮朝謝靈宮奉真殿朝謝真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

千建道場託先公為齋文其略曰奉諱之初謝病於外臨宮
而莫反企南狩以方遙失其本余不盡記自後二府初拜恩入
謝即詣景靈宮蓋入謝有對賜封謝恩雖二府亦有景德初王冀
公以參知政事判大明府召還加邑封時契丹方講如真宗
欲重其事冀公入謝特命以衣帶鞍馬賜之自後二府轉官加
階勲封邑入謝百日宰相東齊紀事予與邵不疑才元于彭年
皆有對賜之彭年曰有日宰相其後杜丞相以舉賢為本職以掩
祁公拜相彭年名壽深於術數又善相以舉賢為本職以掩
有日果能彭年名壽深於術數又善相以舉賢為本職以掩
善為本忠善為本忠所以臣念為宰相者以舉賢為本職以掩
士呂余慶樞密副使趙普富有材謀精通治道經事霸府自
陛下委以艱難死不倚任臣每自歎備觀公忠而際會風雲
遭逢聖主廊廟之器為時而生伏乞授以台司俾申才用宰相
未滿久難其人二臣之器為自攀附之幸會真之此任孰不
為然上不營產業太祖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
加納累朝宰以為循規矩慎循規矩慎名器上宰相豈盡由
臣稱累朝宰以為循規矩慎循規矩慎名器上宰相豈盡由
名器持廉節死出質之右者

科第魏仁浦從平壽春廷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
樞密使初欲命仁浦為議者以不由科第為言世宗曰古
以文武材為宰相者豈盡何以鎮服百寮歸田錄故老能言五
由科第耶遂決意用之
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執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
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用一千八百因
詰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大臣不當收恩避
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怨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
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
者歎服用人從人望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王
為名言用人從人望
班中聽其論議而二公久有大望一旦后用朝士往往相賀黃
門具奏上大悅余時有學士后數日奏事垂拱上門新除彥博
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古者人君用人或以夢
卜苟不知人當后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
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指少年宰相最少年
紳之功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意也
者惟王溥罷相時父罷相父母皆在上母喪在殯特罷宴富相
母皆在人以為榮

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
贈卹之典云死見任宰相丁憂列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
已具前久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一言寤意性田氏十
此事亦前世未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
秋為高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
子寃曰予弄父兵辜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辜哉臣嘗
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天感寤召千秋日此高廟神靈
使公教我公當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
釗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兄宅材能學術又無闕閱功勞特以
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右漢使者至匈奴軍于
問曰聞漢所拜丞相非用賢也一男子工書即時封侯使者還
道軍于語武帝為以辱命下之吏良久資之然千秋為人敦厚
有智居位自稱喻于前后數公又千秋老年上車丞相上當軸
優之朝見得乘千車入宮殿中因號曰車丞相
處中贊曰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
儒林傳曰武安君田蚡為丞相出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
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响
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武帝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公孫

宰相封侯於是起容館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
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忌
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遠近雖陽與善后竟報其過殺主
父姬徒董仲舒皆弘力也弘為丞相御史六年八十終丞相
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
蔡至慶丞相府容館五墟而已至賀屈氂時以為馬廐車庫奴
婢室矣唯慶以醇謹丞相致仕五歲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
謹復終相位余伏誅丞相致仕五歲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
斤罷歸家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也賢少子元成復以明
經歷位至丞相政即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瀛不如教子一經
以明經至丞相上韋平父子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
平父子至宰相總領眾職屬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
職甚稱上意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公府不按吏丙吉字少
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公府不按吏丙吉字少
為丞相性寬大好禮讓掾吏有鼻輒與長休告終無所按驗或
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
之府有按吏之名吾切陋為后入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按
吏自吉始也於官屬掾吏務掩過揚善吉取史嗜酒數日蕩嘗

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吏
去士使此人將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爾
嘔吐汗車茵上問牛喘吉嘗出逢羣關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
問逐牛行幾里掾吏怪之問吉吉曰民相鬪殺傷長安令京兆
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課殿最奏行賞罰而已方春少陽用事
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三公典調知大體上稱為知人
陰陽職當憂也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上稱為知人
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曰西河
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
治有能名延年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寬太僕陳萬年
事後母孝傳厚備行於止此三人皆能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
吉言皆是而許言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
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疾免以延尉于定國為
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丙魏有聲相
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丙魏有聲相
丙吉贊曰近觀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
時出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
事豈虛有陰德武帝末戾太子巫蠱事起丙吉為延尉監時宣
乎哉

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
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至郡邸獄吉聞門扞拒曰宅人無辜猶
不可也况親曾孫子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然也因大
赦天下曾孫賴吉得全宣帝立吉為丞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
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者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
孫後吉病愈轉桂楊侯薨子顯封露中削舜為關內侯至孫曰
復封傳陽侯傳子免罪其臯孔光罷相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
至孫王莽敗乃絕免罪其臯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傳太后旨
妄奏事自殺以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加為丞相數諫諍忤
旨旬歲間聞三相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日食徵
光詣公車公曰食事書奏上說拜光為光祿大夫給事遂復為
丞相上乃知光前免非其臯以過待臣毀短光者免傳加為庶
人旬歲閱三相上願還十戶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
千戶為臣過單于仰視大畏王商代匡衡為丞相商為人多質
制愿還十戶單于仰視大畏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
過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單
于前拜謁商起離席與語單于仰視商兒大畏之廷廷却退
天子聞而嘆曰真漢相上絳侯非社稷臣文帝時丞相絳侯朝
此真宰相也

郎遠益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益曰絳侯所為功
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
事擅相王時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
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謀誅呂后大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
臣非社稷持立後起十餘年至宰相翟方進字子威家世微賤年
稷臣非社稷持立後起十餘年至宰相翟方進字子威家世微賤年
府為小吏從汝南蔡父相義大奇其容兒曰小吏有封侯骨方
起乃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后
為丞相公絮請託不行郡國持法深刻舉奏收守九卿峻文深
託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
以才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常世而方進持三后起十餘年間
至宰相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司徒掾班處日丞相方進
以孤董孺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上春秋之義
身為儒宗致位宰相上春秋之義
尊上公之宰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之宰海內無不
統焉丞相進見聖主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與為下上不為後
御生為起在與為下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與為下上不為後
母服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后母既葬三十六日除賜策自殺

方進為丞相綏和二年春癸感守心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
賁麗善為星上言大臣當之上乃召方進還歸及引決上遂賜
策云云方進兼三公之事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
即日自殺

則天三公官名有分職令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
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

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公効上以問張禹禹以
為然於是上賜曲陽侯王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以御史大夫

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封俸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
多以為古今異制漢事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

斷三公職事難難分將相對不理陳寃哀帝初封董賢又益爵
無益於治亂者也

切見及封還詔書帝乃發怒下加廷尉詔獄使者即到府掾吏
涕泣而共和藥進加不肯服主簿曰將相對不理陳寃君侯宜

引決加引藥杯以繫地遂隨使者詣廷官屬譏其煩碎薛宣為
尉加繫獄二十餘日不食啜血而死

詞訟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遵用薛侯故無大體不稱賢相上
事然官譏其煩碎無大體稱賢故耶也

乘棧車歸田里孔光罷丞相詔曰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漢注
舊儀云丞相無他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出府

乘棧車貳王而理天下後漢王符潛夫論法戒篇周禮六典冢
歸田里

者皆一卿而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二
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

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
倚則違戾光武愷數世之失權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壹閩

自此以來三公汲黯不拜田蚡漢雜事田蚡為丞相中二十石
之職備員而已

尉見蚡未嘗決富室公生子得其真通陳留有富室公年九十
拜揖之而已

交接事訖使氣侯生得男大男謂其女曰我父年尊復無人道
一宿斯須何因有子女小豕淫佚反欲汚我種類乎爭財相告

數年不能州郡不能決讞之廷尉謹按丞相丙吉思惟良久言
曾聞真人無影老公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宜可共試察之於是

時歲八月矣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餘無聲響此兒獨啼王蕃
言寒又並令行日中復獨無影大小咸服吉處度決富室

嘲荀彧魏志荀彧為丞相王蕃嘲彧曰魚潛於淵水吹沫何則
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出自溪谷羊質虎皮虛

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於手
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証明

選下誣損幹亦何傷於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項蜀志諸葛亮
日月多見其不知量爾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項為丞相自表
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項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
於臣在外任無它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
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隨能任將吏歎代孫卿為丞
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隨能任將吏歎代孫卿為丞
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
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
不宜泄權孫權敬信顧雍雍為丞相孫權帝遣中書郎詣雍有
以此重之孫權敬信顧雍雍為丞相孫權帝遣中書郎詣雍有
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
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
事未平也孤當重思誨育門生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
之其見敬信如此誨育門生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
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孫皓聽陸凱自視陸凱仙丞相孫皓
服飾奢侈頗以此見識孫皓聽陸凱自視陸凱仙丞相孫皓
臣視見情莫敢違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陸凱面責何定為
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陸凱面責何定為
丞相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任幸事凱面責定曰卿見
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宜有得壽終者耶何以專為燕邪

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將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
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
忠懇丞相事煩今張昭字子布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
內發丞相事煩今張昭字子布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
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為愛乎願丞相事煩而此公
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至非所以能益國者也

相國

蕭何益封召平獨弔史記蕭何拜相國益封五千戶卒五百為始
矣何以讓封悉以趣治裝當入相曹參聞蕭何薨告舍人趣治
家財佐軍上喜不事國長吏細文辭謹厚者為丞相史參日夜飲酒賓客見參
擇郡國長吏細文辭謹厚者為丞相史參日夜飲酒賓客見參
帶劍復上殿入朝不趨前漢五拜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
皆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又論位次皆曰曹
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池功最多宜第一劉秋曰曹參野戰畧
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爾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失軍已眾逃身
道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缺非上所詔令而數萬

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
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之陛下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陞
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
待以全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
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
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頗別君乃益得明封劉秋為安
侯益封置衛陳稀反上計誅信上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
千戶令卒五千一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守謂何
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
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者
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之上大悅
買田宅必居窮僻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
為民請上林中空地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陋上林中多空地願
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利
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奈何乃疑受錢乎是日使使持節赦
何何入謝上曰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舉事無所變
衆紂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使百姓聞吾過

更蕭何薨曹參聞之告舍人曰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
果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
賢推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東擇郡國
史長大納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
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酒鄉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
事參者皆欲有所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所言復
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患帝怪相國不治事乃令參子中
大夫窋從容諫參怒而答之二百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
自察武聖孰愈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參曰陛下觀
參孰愈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
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今陛下坐拱參等守職遵而勿
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三年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
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風俗清民以宣一初高
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臨視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后誰可代
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如何守畫一之法上起刀筆吏固
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守畫一之法上起刀筆吏固
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可奇節漢興日月之
先何以信謹守管鑰參與韓信俱經代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
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位冠羣侯上掩
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侯聲施後世位冠羣侯上掩

匿細過相舍后園近吏舍吏舍日飲酒歌呼從吏患之乃請參

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傳世不絕和帝三年詔曰高祖功臣蕭

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中穿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

相國后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循其遠節每有

威焉可遣使者以中穿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

封以章賜五熟釜魏志鍾繇魏國初建為大理迂相國文帝在

厥功相惟鍾寔幹心膺清恭風夜

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膺清恭風夜

匪邊磐胥百僚師師稽茲度矩

中書門下

平章事

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資任尚淺預聞政事

魏元同並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謂參知政事崔

知温曰侍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稱

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平章事是郭正一始

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

校中書侍郎詔與郭侍舉岑長情魏元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

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郭正一始永淳中直遣中書侍郎執政

久明習故事文辭對盧杞姦邪李勉字元卿以檢校司徒平章

詔勅多出其子對盧杞姦邪李勉字元卿以檢校司徒平章

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原不知謂何勉

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避其對塞

政事堂後門又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過中書舍人院咨訪

政事堂後門又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過中書舍人院咨訪

自事大不相往來輕重任情不達時政上天下事皆先平章

文宗以杜琮領度支稱職欲加戶部尚書因紫宸言之陳夷行

曰一切恩權合歸居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珣對曰太宗周宰臣

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一職事事皆決于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

平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事皆決于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

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論則疑凡臣下用之即宰相不用

即常僚豈可自保陛下常語臣云實易直勸我宰相進擬但五

人留三人兩人勾一人渠即合勸我擇食實封三百戶

宰相不合勸我疑宰相易直此甚鄙食實封三百戶

者以為國之執政司其休戚若不稍加榮寵何以責其盡心開

元十年十一月敕勅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戶自源乾耀及

元十年十一月敕勅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戶自源乾耀及

元十年十一月敕勅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戶自源乾耀及

元十年十一月敕勅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戶自源乾耀及

元十年十一月敕勅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戶自源乾耀及

元十年十一月敕勅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戶自源乾耀及

元十年十一月敕勅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戶自源乾耀及

張嘉始奏狀不帶平章事 昭隱皇帝見裴度奏狀不帶平章事謂

處厚因奏為逢吉所擠度自僕射出鎮興元遂於舊使引中官

昇政事堂 政事宰相不於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宰相元載

相即令岳其榻為臂可截宰相不可得 裴冕為僕射平章事時輔

宗曰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以俱未允朝望如何輔國諷冕聯章

薦已帝密謂掌臣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

乎華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 平章事非序進

也華復入奏帝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深銜之 平章事非序進

而得 權德輿與李藩同位 河中節度使王鐔來朝 倅

奏曰夫平章事非序深而德國朝方鎮帶宰相者蓋有大忠大

勲大歷已求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鐔無大忠

勲又非姑息之時欲假請弟不言中書事 五代史後唐趙光逢

此名實恐不可帝從之 請弟不言中書事 莊宗同光末平章事

其弟謂問於私第嘗語及政事他日至止光逢已書 擔子入門

其戶曰請弟不言中書之事而其清靜寡欲如此 擔子入門

盧程莊宗同光初自太原觀察判官與定州判官豆盧革並命

為平章事程本等重器驟塵顯位舉止不常時朝廷章劇庶物

未備班列蕭然寺署多闕程革受命之日即乘肩輿導喧沸

帝聞呵導之聲詢于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帝駭異登樓視之

笑曰所謂似為名教宗主 趙光逢為平章事嘗有女貞寄黃金

是而非者也 為名教宗主 一鑑於其室家併屬亂離女貞委化

於宅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

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四退五園日行五常不欺閭室指紳咸仰

以為名兩登廊廟四退五園上所居寢蕭然四壁 李愚為中書

教宗主 兩登廊廟四退五園上所居寢蕭然四壁 侍郎平章事

長興四年遇病明宗使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肖然四壁病揭

弊壇而已使其言其事帝曰宰相月俸幾何而委頓如此詔賜

絹百足錢百千帷舉六典舊章書之粉壁 長興末王政多僻權

帳什物一十三事 舉六典舊章書之粉壁 要之臣避禍不暇邦

之存亡元敢言者愚性剛介往往形言然人無唱和者但舉六

典之舊章書之粉壁補六經之闕文刻其印板其經緯大略曾

無所沒字碑 任國為平章事初豆盧革葺說得罪執政議命相

施 沒字碑 樞密事孔循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園欲去相李琪

為鄭注素與其不協孔循亦惡其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熱學

但不廉爾朝論莫若雀協重誨然之因奏釋相明宗曰誰可以

為鄭注素與其不協孔循亦惡其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熱學

但不廉爾朝論莫若雀協重誨然之因奏釋相明宗曰誰可以

為鄭注素與其不協孔循亦惡其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熱學

協對園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職文字時人謂之沒
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為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一
端笑中書之內更益笑端工求玉帶以一郡許之漢蘇逢吉為司
禹珪俱在中書逢吉尤貪黷貨財无所愿避求仕人稍有物力
者即違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故鳳翔秦王從曦子永吉初至
闕下逢吉謂王之裔必有重貨乃遣人求先人玉帶且以一郡
許之永吉辭以素無此物縱有者不堪奉獻逢吉乃市一玉帶
價數千緡使永吉償其直人前客省使王筠受命使于湖湖
漢初復命逢吉重邀其賂許酌名郡筠不得已分囊以奉然
俱不能踐言貪詐上負氣寡識楊邠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
其貪詐如此

論事隱帝曰事行之后勿俾有辭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對垂
等在左右聞者縮頸未幾滅族其負氣寡識多比類也

堂語周馮道初仕后唐明宗時平章事長興初帝御中興殿前
道奏曰陛下宮中無事遊幸近郊則可矣然則御馬涉歷
山險禹一馬足羸跌則貽臣下之憂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千金百金之微網尚猶惜其身保其產而
况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自輕於彼千金百金之子哉愿陛下居
安慮危動存戒慎上欲容謝之退令小黄門至中書勅道錄所

對垂堂語道因人以為違九國志南唐張延甫國大臣
必盡公平唯重延幹嘗謂左右曰張君所謂諭
是六司宗頌殆廷中簿領死不明白吾將傾心以信之由
免自以智略可以經營天下馮延以拜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
相及陳覺查文徵等更相推唱時人謂之五鬼保大四年廷中書
侍郎平章事言已好大言自以已之智略可以經營天下環乃
悉以庶贈平章事韓熙載拜中書侍郎卒煜頗嘆惜謂近臣曰
政委之庶贈平章事吾訖不得熙載為相今將贈以平章前代有
此比乎或對曰劉穆之贈開封府議公事但熟睡後蜀徐光溥
儀同三司即其比也乃手書贈之議公事但熟睡
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昶好度僧尼光溥以為无益請罷之頗為
同列母昭裔李昊所嫉自是每與母李同議公事先溥但熟睡
而願得傳國寶懷之以入晉軍後唐鄭珏初仕唐末帝時為平
已願得傳國寶懷之以入晉軍章事同光元年莊宗敗王彥於
章於中都長驅趨汴梁帝聞王師將至召將相李振敬翔等號
哭謀所向皆猶豫不決珏對曰臣有一策可以緩外寇不知陛下
下能行乎梁帝曰卿意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懷之以入
晉軍可以緩其師以俟段凝梁帝曰事急矣此物固何惜但卿

此行得事了否卿更籌之珏俛首曰了則不易了左右縮首切
筴翌日莊宗入汴州珏率百官馬前迎謂是日責授萊州司戶
食桃不康見李思戒有螟蝗民力尚貧將來何以得濟馮道奏
曰天災流行古今常所不免自陛下臨御八年七年豐稔今歲
聖躬違裕歲亦嶽災乃知九州四海民之消長繫陛下一人之
運也雖然歲小饑不足煩聖慮所願王裕和平生靈慶賴乞陛
下寢膳之間動留調術道因惜御前果實日如食桃不康見李
思戒翌日忘持免冊來神簿陋一旦為丞相士人多切筴自月
而可也華門赴朝岳岳與工部侍郎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願贊日新相
曰願何也岳曰定是王持免非未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
因授岳秘書監納禮錢國朝建隆二年詔今右宰相樞密使節
贊散騎常侍度使帶平章事兼侍中書中令者依故
事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三日十月蕃鎮五百千充中書門下公
用仍於中書刻石記授上年月經納者後雖改官不在更納天
下推為賢相王曾景祐元年拜右僕射平章事封沂國公請親
征戎虜寇準景祐元年拜平章事初契丹寇澶淵時大臣議宜

人也故請陛下幸金陵陳史蜀人故請陛下幸成都皆淺議與
力請親征大敗戎虜至今五十余者請和者準之力居多
官長拂鬚寇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丁胃參知政事嘗會食於
與官長拂鬚耶胃願左右深媿不憂邊事工部尚書李昉進位
恨之及其后貶竄皆胃所為也中書禮畢有布衣程
為周訟昉任宰相為戎虜入寇不憂邊事但賦詩飲宴并奏女
樂等數事上惡之召翰林學士賈黃中草制以昉為右僕射罷
知政事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中臺師長舊曰宰相之任今
目工部尚書拜斯為美廷非出責之義當以文昌務簡均勞逸
為詞上外無四吏內和百姓王旦拜平章事外撫四吏
然之內臣劉守珪不當降節又辨朝臣與日者往還不當生
奏內臣劉守珪不當降節又辨朝臣與日者往還不當生
罪為真宗皆納之兩府凡有議事真宗曰曾與王旦議否且
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陝郊處士魏野以請寄旦日聖朝宰
相年好來相伴赤松遊旦感悟屢求退感悟求退上改陵禧
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旦感悟屢求退感悟求退上改陵禧
四年丁胃拜平章事后封晉國公上即位結內官雷允恭將謀
不軌命允恭按行求宣陵移吉卜欲不利於上以幸咎禍之事

事既敗附胃者奏言胃有被顧託建立陛下請以公議過王曾
 日胃為顧命大臣而謀危社稷布先負之委托幸陛下之眷注
 雖有大臣功亦不可免流於唯州初胃拜侍中有詩曰千金家
 富非良寶一品高官是強名及領山陵翰林學士李維授其親
 為挽即請於胃曰望相公陶鑄胃戲曰陶鑄復陶鑄省歸與挽
 郎維應聲曰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斜陽未幾事敗藉沒其家皆
 詩之詩識上清白宰相慶歷四年杜衍拜平章事苞苴實三日
 識也詩識上清白宰相慶歷四年杜衍拜平章事苞苴實三日
 一至中書門下唐李靖字藥師見僕射門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
 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五日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杜佑拜
 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司徒歲
 余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
 章政事佑每進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
 裴度大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詔進司徒平章選邵以進廉
 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置選邵以進廉
 吏九國南漢志楊洞潛關平二年拜諫議大夫廷兵部侍郎與
 倪曙李殷趙光喬俱為平章事詳延俊彥開設學校置選郡
 部以進廉吏皆堂貼筆談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貼予曾見
 洞潛之助也堂貼唐人堂貼宰相簽押畧如今之堂劄也

職官分紀卷第三

